十四

中华古籍保护

神宗皇帝

詳定郊廟礼文上

元豐元年正月戊午判太常寺陳襄集吳校理黃履李清臣王存詳定郊廟奉祀礼文楊完何洵直孫諤充檢討官先是手詔講求郊廟奉祀礼文訛舛宜令太常寺置局仍差定礼官數員及許辟除官屬討論歷代沿革以考得失故命襄等已未提点南郊事務向宗儒乞自東壖門內布黃道至望燎位下礼院詳定閔報入式從之　閏正月甲申詔編修明堂式所并帰提点南郊事務所　二月庚戌詳定礼文所言有事于南郊荐饗景灵宮朝饗太廟大率

皆踵唐礼至于壇壝神位大駕輿輦衛仗衛儀物亦兼用歷代之制若槩以先王之礼固已不同必兼用歷代之制則其間情文訛舛甚乎蓋有規模苟畧而因循已久重于更制者有事出一時之儀而不足以為法者謹先具一二奏陳恭俟訓勅以為体式詔詳定合更事以聞　七月癸酉詳定礼文所乞罷南郊壇天皇太帝設位詔弗許又言古者帝牛必在滌三月所以致其戾潔誠通于神明也今既无三滌繫養之法每于祭前三月市于民而有司滌養不戾一切苟簡欲下將作度修滌宮具繫養之法飭所屬官司省視委太常寺主簿一員閱察從之　丁丑詳定礼文所言旧南郊式車駕出入宣德門太廟櫺星門朱雀門南薰門皆勘箭熙寧中因參知政事王珪議以罷勘箭而勘箭之式尚存春秋之義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雷動天行无容疑貳必使誰何而後過門不應典礼考詳事始不見于開寶礼咸平中初載于儀注蓋當時礼官之失伏請自今車駕出門罷勘契從之　二月癸丑詔自今親祠太廟焚冊于南神門外其郊祀圓丘匏爵奠而不酹內壝之外乎星位周还每二步別植笋椿一綳清繩三重以為限域　九月戊子詳定礼文所言伏請親祀圓丘惟天子升中陛及從升之臣依旧外其司徒祝史當升東陛若有司攝事則太尉亞終獻亦由東陛升降庶得礼意從之又言伏請自今行礼亞獻終獻公卿祝史並由西陛以應古義

景灵宫亜献終献及司徒司空升降升降東階亦乞改正
詔詳定所再叅詳又言臣等徧考礼経无臣子升降阼階
阼階天子践而行事非臣子所得升降其賛衛臣僚從君
升降者既從于君自當由阼從之又言乞挺礼改正春祠
夏初用鷄彝一鳥彝一犧尊二象尊二罍六秋嘗冬蒸用
斝彝一黄彝一著尊二壺尊二罍六大祫從鄭氏説用虎
彝一雉彝一大尊四山尊六罍六為十八尊禘享如祫但
減山尊二為十六尊以本周礼從之　己丑言祀天之有
禋柴犹祭地之有瘞血享宙之有祼鬯是皆歆神之始非
謂于祭之未燔燒之餘也欲請祀南北郊先行升禋瘞血
之礼至荐奠礼畢即依旧于壇次燔瘞牲幣之屬則始終

之礼備矣又言天子親祠而亜終献飲福有司攝事而太
尉飲福受胙則于礼為非伏請自今親祠惟皇帝飲福受
胙以專受耻於神然後賜胙自下以示均福之義其賜胙
及有司攝行事進胙于天子自如常儀從之　十一月乙
酉詳定礼文所言古者大帶天子諸侯大夫士采飾單合
皆不同今羣官助祭服一以緋白罗為之无等降之別又
言中單亦殊不應礼並乞挺礼改正詔送礼院　二年七
月戊寅樞密直学士錢藻言五帝壇宮隘狹敞陋望祭殿
宇不足執事之人寢具其上前事之夕牲牢酺醢无吉蠲
之室以待荐羞疲老之兵負祭器于道路尤為褻慢下礼
官院請增五帝斋宮殿四房立紗子禁人非時升降別建

神厨饌庫出太常祭器分置五帝斋宫餘数藏太常以備
他祀並從之詳定礼文所言古者荐新于庙之寢无尸不
卜日不出神主奠而不祭近時乃擇日而荐非也呂氏月
令一歲之間八荐新物即仲春献羔開氷季春荐鮪孟夏
以彘嘗麦仲夏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孟秋登谷仲秋以犬
嘗麻季秋以犬嘗稻季冬嘗魚是也開元以禮加五十餘
品景祐中礼官以謂漢紀簡而近薄唐令襍而不經于是
定四時所荐凡二十八物視詩礼月令增多十有七品今
欲稍加删定孟春荐韭以茆以葑仲春荐氷季春荐筍羞
以含桃孟夏以彘嘗麦仲夏以雛嘗黍羞以瓜季夏羞以
芡以菱孟秋嘗粟与稷羞以棗以梨仲秋嘗麻嘗稻羞以

蒲季秋嘗菽羞以鬼以粟孟冬羞以鴈仲冬羞以麕季冬
羞以魚今春不荐鮪寔為闕典伏請季春荐鮪以應經義
餘乞依韋彤五礼精義所說但設神座俟寢庙成荐新于
寢庶合典礼從之詔王鮪闕以魴鯉代八月戊午太常寺
言奉詔祠祭以法酒庫内酒坊酒食諸尊罍以代五齊三
酒令法酒庫曰供御曰祠祭曰嘗供内酒坊酒曰法糯曰
糯曰常料各三等糯酒常料酒止給諸軍吏工伎人以奉
天地宗庙社稷恐非致恭盡物之義乞止以法酒及法糯
酒以奉祠祭從之　三年五月甲子詳定礼文所言看詳
明堂者王者之堂所以上事天下治人也其地在夫国之
中王者爰父配天于此而月吉以聽朔焉故孝經曰宗祀

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礼記曰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
蓋為五室十有二堂月令所謂青陽明堂太廟總章元堂
各有左右个天子分十二月居之而考工記匠人云夏氏
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赤九階四旁
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
堂崇三赤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
北七筵堂崇一筵五赤凡室二筵鄭氏謂世室廟也重屋
路寢也夏舉宗廟商舉路寢周舉明堂互言之明周
制也自漢武帝始作明堂出于跪說以茅蓋之水闕宮垣
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違經背古其後訖者
紛紜至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象之類蓋已不勝

其誕矣本朝親祠明堂寓于大慶殿大慶路寢也然非明
堂其有司攝事亦寓郊丘其五室十二堂九階緣後世不
即以聽政及修廣之度謂宜量時增損取適于世　又言
祀帝于郊以天道事之享帝于堂以人道事之皇祐大享
明堂用犢七以荐上帝配五方帝用豕各五以荐五人帝
熙寧故事礼院參詳昊天上帝配帝各用犢一羊一豕一
五帝五人用犢五羊豕各五皆未應礼臣等看詳礼以角
繭栗謂之犢角握角赤謂之牛犢者誠慤是以小為貴
故凡犢則特荐之所謂祭天特又曰用犢者貴誠非可与
羊豕相參也若牛与羊豕各一則謂之太牢宗廟賓客俱
用太牢是也今來明堂親祠上帝配帝五方帝五人帝伏

請各用牛一羊一豕一

礼文兩字皆无月日又未知從違更須考詳

六月庚子詳定礼文所言案礼記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注球美玉或謂之大圭其寔一也大圭之制以周礼考之則長三赤以西魏隋唐考之則長赤二寸乞朝廷揆玉之有无制之從之有言皇帝親祠至壘洗奠玉酳飲福皆云搢鎮圭此既非笏不當搢之伏請改為奠鎮圭其盥手飲福謂宜使人接至又言天子奉祀執鎮圭者其贄也搢大圭者其笏也礼見于所尊奠贄而不授伏請自今皇帝親祠郊廟搢大圭執鎮圭每奉祀之時既接神再拜則奠鎮圭為贄大圭為笏所有儀注皇帝搢鎮圭蓋沿襲之誤乞從改正詔侯製到大圭日施行　甲辰詳定礼文所言今儀注凡享大廟但有三牲骨体俎而无腸胃膚俎不應古義伏請于三牲骨体俎之外加以牛羊腸胃俎一豕膚俎一所有牛羊腸胃其數各三其長皆及俎短離肺各一小而長中割之不絕中央少許刌肺各三与脹胃共為一俎其載之次序以離肺在上端刌肺次之腸胃在下端豕膚為一俎横載令其皮革相順從之　又言伏請自今郊廟荐腥解其牲兩髀兩肩兩腸并脊為七体左右胖俱用其載于俎則以兩髀在端兩肩次之兩脅次之脊居中皆進未至荐熟洗肉于湯止用右胖髀不升其十一体在俎之序則肩也臂也臑也正脊也脡脊也横脊也代脅也長

脅也短脅也膊也胳也依此設之肩臑在上端膊胳在下端脊在中央仍各以半為腥俎半為熟俎腸胃膚俎亦然從之　七月甲戌詳定礼文所言鹵簿所用二十八宿五星攝提旂有司乃取方士之說繪為人形于礼无拠伏請改製著其象以則天文從之　又言郊特牲曰献命庫門之内戒百官也太廟之内戒百姓也說者曰百姓王之親也今誓百官于尚書省誓宗室于中書于礼无拠伏請戒百官于廟堂戒宗室于太廟從之　又言祭祀時刻今參酌秋夏即用丑時一刻春冬即用丑時七刻行事至明皆十五刻庶合旧礼不至迫遽從之　乙亥詳定礼文所言看詳鹵簿記公卿奉引第一開封令乘詔車次開封牧乘革車隼旂次太常卿乘革車风旂次司徒乘革車瑞馬旂次御史大夫乘革車獬象旂次兵部尚書乘革車虎旂以臣等考之皆為非是謹按周礼巾車戢曰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司常戢曰孤卿建旃大夫建物儀礼覲礼曰候氏乘墨車載龍旂則縣令五品秩比大夫常乘墨車而建物牧比諸侯當乘墨車而建旂太常卿古春官卿當乘夏縵而建旃司徒今三公當乘夏篆而建旃御史大夫三品秩比卿兵部尚書古夏官卿皆當乘夏篆而建旃伏請公卿已下奉引先開封令奉引乘墨車建物次開封牧奉引乘墨車建旂次太常卿奉引乘夏縵建旃次司徒奉引乘夏篆建旃次御史大夫奉引乘夏縵建旃次兵部

尚書奉引乘夏綏建旃所以參倫周礼九旂之制貼黃称
礼経不著三公所乘車所建旂又倫駕不入王門諸候朝
乘墨車令約孤乘夏篆建旃之文定司徒之制從之仍令
疾速講求車旂旌物制度以聞　八月辛卯朝詳定礼文
所言明堂昊天上帝礼神之玉當用蒼璧今用四圭有邸
伏請改用蒼璧礼天其有司攝事五帝亦乞依太宗伯礼
帝立于洗南北嚮盥侍臣奉槃者東面于庭南奉匜者西
面于槃東執巾者亦西面于匜北諸祠祭并有司攝事並
準此從之　甲辰詳定礼文所言今礼皇飲福乃古之受
嘏而儀注則以内臣酌授侍中侍中跪進皆失所本伏
請改命太祝從之　又伏請自今昊天上帝感生皆燔牲
首以報陽皇地祇神州地祇太社太稷凡地祇之祭皆瘞
牲之左髀以報陰凡薦享太廟皆升首于室庶合礼從之
壬寅曾肇言臣昨与張燾等申中書請將来祀英宗皇帝
于明堂以配昊天上帝及五帝又礼官赵君錫等亦別具
狀請唯以配上帝者一帝而已準中書批下二狀奉聖旨依赵君錫等議施行　九月癸亥詳定
所言国朝衣服今乘輿服衮冕十二章曰月星辰山龍華
蟲火宗彝八章在衣藻粉米黼綷四章在裳則与虞書之
又相戾今欲乞依虞書之文繪曰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

在衣繡宗彝藻粉米黼黻六章在裳詔送礼院　四年四
月戊寅詳定礼文所伏請凡祈禱郊廟社稷皆用少牢従
之　六月己巳詳定礼文所言臣等看詳君侍至尊也故
燕礼君不為主而以宰夫為主示群臣莫与君亢也天侍
至尊也故郊礼天不為主而以日為主示百神莫敢与天
亢也記曰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又曰掃地而祭于其質
而已矣既已設掃地而祭復古之正礼則至日配月蓋天
之位亦不可以不正天一位萬物本乎天也祖一位神本
乎祖也日月不得而与焉後世報天而不以日為生非礼
也伏請祭天五帝従祀配祖外別設至日配月之位従以
百神従之　又言古之王者孝恭盡于事祖故凡奉神之
物雖无所用而不敢忽伏請凡奉神之幣皆埋之西階東
冊則藏諸有司之廩従之　又言恭以本朝太廟諸設帝
后一侑故礼有鋪筵設同几之文祭則同牢同饌以
明天地訢合之義近例凡告及祈報惟出帝王而不出后
主始与同几之文弁矣今看詳應奏告祈報除同牲牢
祭饌即合出后主外其餘更不出従之　九月甲辰中書
言前奏禘祫年数差互熙寧八年禘祫併在一年奉旨送
詳定礼文所再参詳臣等謹按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祼追
享朝享小吏掌鬱鬯世辨昭穆大祭祀史以書叙昭穆之
俎簋然則朝享及昭穆皆祫之謂也魯文公二年事有事
于太廟躋僖公而公羊穀梁傳俱以為祫是祫之義存于

周春秋而不著其名也左氏之說則禘有而无祫祫之名見于礼記若止挑夏商而言則曰祫禘烝嘗若通挑三代而言則曰祫祭于太廟祝迎四廟之主其行礼相距之年皆无文唯公羊傳曰五年而再盛祭礼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鄭氏徐邈又分為二說則曰前二後三謂祭祠去各三十月駮鄭氏者則曰三年而祫為月有餘二年而禘為月不足駮徐氏者則曰禘在祫前則是三年而禘祫在禘後則是二年而祫以二說考之惟鄭氏曰魯三年喪畢祫于太祖明年禘于羣廟自尔之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祫一禘按春秋書僖公八年禘于太廟宣公八年有事于太廟皆因事而書其不書者可以逆推知僖公宣當于二

二年喪畢而祫三年禘六年祫八年乃禘尔由此言之鄭氏依倣魯礼推明皇王制寔為有挑然自唐開元六年以後禘祫各自數年不相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為再祫五年之後驟為三祭舛誤為甚本朝慶曆初用徐邈說每三十月一祭近歲又以二祭年數各不相因故熙寧八年既禘又祫此有司之失也伏請自今十八月而禘四十二月而祫庶几奉礼不頻事神不瀆及挑礼院檢会礼傳宗廟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昨熙寧八年四月行禘享十月行祫享元豐元年十月行祫享三年四月行禘享今年十月當行祫享謹按春秋公羊傳曰五年而再盛祭注謂三年祫五年禘蓋漢魏故事

唐貞觀以後並用此礼開元中禘祫之年不相通數礼官既覔其非乃用徐邈之說以二祭相去各三十月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祫己年夏禘辛年冬祫合五年再盛祭之說此最為得本朝自慶曆以來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熙寧五年後始不通計年數遂至八年禘祫併在一歲所謂一歲再序也昨元豐三年四月已行禘礼今年若依旧例十月行祫享即是比年頻祫復踵前失今欲通計年數皆三十月而一祭當是五年冬祫詔依見行典礼又言禘祫不當廢時祭從之壬子詳定礼文所言古者下宗廟欲乞親祠大輅入太廟西門近廟南門即降輅步入廟少東升輦就太次仍自今羣臣奉祠並于西櫺星門外下馬從之　又言

謹按礼曰冬日至作樂于地上之圓丘若樂六変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又曰祭天掃地而祭焉于其質而已矣又曰有以下為貴者至恭不壇掃地而祭則古者祀天奏樂于圓丘升禋于太壇並以降神設饌在地所以祭之故崔灵恩云燔柴升煙取因高之理正祭之時皆于地上故馬昭高堂隆等親近鄭義以对王肅皆云祭大不在于壇後世築八陛祀天其上奏樂其下非礼之正臣等欲乞更今之壇以為圓丘奏樂其上而于丘南設饌于地以行正祭庶合礼經有以下為貴者且明尚質之義臣等雖稽古制謂宜如此然郊丘大事乞以圣意裁之不從　十月戊午詳定礼文所言天道远而难致尊而难親以其远而难

致也故常以神道致之以其尊而难親也故常以人事親之易曰圣人享以享上帝人道親之也礼曰刻血神道致之也本朝祀礼荐熟之外不設血殊為闕礼伏請南郊先荐血于座前蔵以祭次荐熟并北郊準此仍先瘞以致神従之又言看辞祠祀嘗烝之名春夏則物未成而祭薄秋冬則物成而祭備故許慎以品物少多文詞為祠而王弼以禴為祭之薄何休謂秋穀成者非一烝先熟可得荐故曰嘗冬禴物畢成所荐牢多故曰烝故礼以嘗為大嘗周礼以烝為大享今太廟四時雖有荐新而孟享礼料先祠祢嘗烝之別伏請春加韭卵曼加麦魚秋加黍豚冬加稻鴈當饋熟之即荐于神座其籩豆于常数之外別

加時物之荐豐約各因其時以應古経之又言国朝時令秋分饗壽星于南郊熙寧礼儀于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嚮又于壇下卯階之南設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位東南謹按尔雅曰壽星角亢也說者曰数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曰壽以此言之角亢自以列宿之長故各壽星非此所謂秋分所饗壽星也今于壇下設角亢位且以氐房心尾箕同礼尤為失名臣等又按晉書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丙春分之夕設于丁見則治平主壽昌常以秋分侯之南郊後漢于国都南郊立老人星廟常以仲秋礼之則壽星即老人星矣伏請依後漢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嚮礼老人星所有壇下東方七宿位謂其

不設從之已未詳定孔又所言礼運曰地秉陰播五行于四時者五行者天地之間至大之物萬物所以生成故有帝以為之主有神以為之佐祭天以天從故礼昊天上帝則五帝宜從于南郊祭地以地從故礼地祇則五神宜從于北郊五神地類也故曰播五行于四時漢旧儀祠五礼五行官也果武帝南北郊皆礼五行之神故許享以謂五神主五行隸于地為陰礼位在北郊是也近世大雩五時迎氣以五人神配而不設五行之神是遺其大而取其小也伏請祭地祇以五人神配用血祭從之又言謹按周礼鼓人戚曰以雷鼓神礼以灵鼓社祭又大宗伯以煙礼礼昊天上帝血祭祭社稷五礼社帝封天神而不言地祇者社者神地之道言社則地道可知故其神屬于地道者礼皆為陰礼然而陰礼必以血為歃神始者血者幽之物陰礼而用陰幽之物所謂本乎地者親下各從其類是以類求神之意也今祭社稷儀注不用血祭皆違経礼伏請社稷以埋血為始從之又言古者祭社君南向于北牖下所以答陰也今社壇內不設北牖而有司攝事乃設東向之位于礼非是伏請大社壇內不設北牖以倫親礼南向答陰之位其有司攝事謂宜立北牖下少西從之又言謹按周礼少宰之戒凡祭祀贊王裸將之事大宗伯之戒凡祭礼以時將瓚祝孟孝子之求神有子陰而求者以其形魄歸于地故于陰而求之凡裸是也礼記

曰周人尚臭蓋先濯而後作樂從之又言宗廟之有求諸
形魄之謂也今朝宗廟之礼多從周謂宜先灌而後作樂從
之又言宗廟之有祼鬯焫蕭則与祭天燔柴祭地瘞血同
意蓋先王所以通德馨于神明近代有上香之制頗為不
經按韋彤五礼精設曰祭祀用香今古之礼並无其文隋
志云梁天監初何修之設鬱鬯蕭光所以達神与其用香
其義一也上古礼朴未有此制今請南郊明堂用沈香氣
自然示天至恭合質陽之義北郊請用上和香地道親近
襍芳可也臣等考之殊无依拠今且崇事郊廟明堂器服
牲幣一用古典至于上香乃襲修之設如曰上香以祼鬯
焫蕭之北則今既上香而又祼焫求之古義已重複況開
元開寶礼亦不用乎

礼文无月日從違當考今附先灌後作樂下

又言古者郊廟助祭之臣皆親疏異等貴賤异位主客异
儀夷夏异制然後礼容不乱而君道益尊故儀礼特牲饋
食礼有門外之位以省事有堂下之位以行礼者在西貴
者在北賤者在南尊者在前卑者在後主人在東中賓在
西而明堂位夷狄之位皆在門外諸侯之位皆在門内皆
不可得而易也国朝之制天子親祠南郊亜終獻及百官
統于至尊之後而公卿与分獻執事之臣独在内壝東門
之外又太廟明堂公卿在東宗室在西皆无親疏尊卑之
別伏請親祠南郊設助祭公卿位于亜終獻之南設分獻

官位于公卿之後執事者又在其後每等异位俱重行西向北上太廟設亜終獻位于階東設宗廟位于其後皆西乙向北上設助祭公卿位于階西文武百官于其後皆東向北上設蕃客位于門外稍退隨其方国貼黄称檢会開元開寶礼及本朝儀注親祀圜丘明堂既无宗室立班位詔礼院将新定朝會圖及行礼地步參定聞奏又言至上之事宗廟礼如事生故饌則薦四時之和氣与四海九州之美味貢則陳金璧龜帛以明功德所致雖毋濕竹箭之微又具以明其天下之財其餘无常无不致良以土地人民皆祖宗生成之所致故以其治功之奠致于祖宗自秦漢以来奉宗廟者皆不本之先王之

經訓有司奉行亦已其位而已故天下常貢入王府者未嘗陳之于太廟良為闕略欲乞親祠太廟並令戶部陳歲之所貢以充庭寘仍以龜為前列金次之玉帛又次之餘為後從之又言国朝沿唐制以太尉掌誓戒太尉三公官所謂坐而論道者非掌誓之任伏請親祠命吏部尚書一員莊誓掌誓戒刑部尚書一員莊誓掌誓戒用右僕射闕即用右僕射又言祥符八年始命司天監二員分献自後又命它官攝司天監行事日官既非習礼事神之司又假其官以行禮殆非礼意伏請應以司天監分献者並改差礼官又言唐六典以侍中奏中嚴外辦及解嚴窃詳侍中之職掌出納帝命緝熙皇極位天子統大政凡軍国之務与中書

令叅總焉自唐以來謂真宰相非復奏之丞相史漢魏掌
御物之任也伏請奏中爰外辨以礼部侍郎奏解爰以礼
部郎中並從之詳定礼文所言丙申詔書季秋祀英宗于明堂
以配上帝餘從祀群神悉罷又請孟春祈穀孟夏大雩惟
祀上帝止以太宗配亦罷從祀群神以明事天不二又按
礼雩壇當国南今寓圓丘非是乞改築從之又言古之王
者行則爰羽衛處則厚宮衛所以示威重備非常也故周
礼王会同則為壝宮食息則設帷宮漢祀甘泉則有竹宮
至于江左則有瓦殿本朝詔旧制親祀南郊行宮独設青
城幔殿宿者有風雨之憂而又无望祭之位且青城之費
歲以万数臣等欲乞倣青城之制創立斋宮一勞而省重

費或遇風雨可以行望祭之礼詔送礼院俟修尚書省了日取旨
此乃十八日圣旨寔録不載今時著之元符斋宮侈甚
或由此始
又言謹按礼儀曰詞斋奠又礼記曰登飲献受爵則以上
嗣尊神之道則知古者生嗣本為宗廟神明擁佑故當顯
相人主虔格礼事以報神灵之貺復復斋廢而飲以明上
受祖宗錫羨无疆之休下示尊崇正統之緒臣等歷選前
世奉祠宗廟雖有皇嗣侍祠之儀而未有斋奠之礼欲乞
將来親祠太廟既祼之後太祝以斝爵奠錮南俟皇帝正
祭受嘏訖命皇嗣斋奠以明上受祖宗錫羨无疆之休下
示尊崇正統之緒從之又言古者墮祭今无之誠為闕典

伏請增修儀注仍籍以自茅從之又言祭祀之禮神有尊卑故祀有降殺德有小大故物有厚薄惟其称而已天神尊故以神道接之社稷五祀卑故以人道接之以神道接之則貴遠人之物故郊禋天先荐血次荐腥次荐爓次荐熟以人道接之則貴近人之物故社稷五祀先荐爓次荐熟至于群小祀則有其卑者故荐熟而已禮記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非作而致其情則由始也又曰郊血大饗腥三献爓一献熟至敬不貴味而貴氣臭是也近世社稷五祀不荐熟皆未應禮伏請社稷五祀先荐爓次荐熟四方百物宮中七祠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止荐熟從之又言祭祀之有樂所以昭告于天地之間庶几求神而得之也周礼大司樂凡天神地祇四望山川祖妣皆分樂而風師雨師所以祭生万物司中司命司人之祸福功亦大矣豈可无樂以降格神灵說者曰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者是其樂師之戒曰凡国之小事用樂者今奏鐘鼓說者曰小祭祀也又舞師之戒曰小祭祀不興舞說者曰宮中七祠則无舞小師戒曰凡小祭祀鼓棘所謂小祭祀者司中司命風師而師是也既已奏鐘鼓棘則是有樂明矣伏請特詔有司祖司命風師而師用樂仍製樂章以為降神之節從之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九

神宗皇帝

詳定郊廟礼文下 礼部等 訂附見

元豐四年十月甲子詳定礼文所言謹按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寔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所謂周人尚臭升禋以報陽也煙陽之氣也陽祀而用陽之氣以求之所謂本乎天者親上亦各從其類也近古惟親祠昊天上帝燔柏柴外其餘天神之祀惟燔祝板寔為闕礼伏請天神之祀皆燔牲首所有五帝日月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昊星壽星並請以柏為柴升烟以為歆神始 又言熙寧祀儀正月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

神州地祇牲用羊豕春分祠高禖用犢与羊豕各一春秋
祈報社稷用羊豕各二謹按周礼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
牲鄭氏云小祭祀正立冕以祭此則王者之祭先不用牛
唐韋彤五礼精義天寶二載詔減用犢之教配帝先犢大
歷六年詔方丘減用少牢開寶礼通曰圣朝除祀天地之
外大牢合用牛者皆以羊代之窃以感生帝神州地祇歷
代崇奉為天地大祀今以宣祖太宗配侑雖是有司攝事
謂宜俱用犢而去羊豕礼記月令仲春之月元鳥至之日
以太牢祠于高禖說曰求子乃祭不与常祭同故不用犢
今祠禖用犢而羊豕各一謂宜改犢為角握牛王制
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白虎通曰人非土
不生非穀不食祭社稷以三牲重功也大社為天下報功
後漢置社稷太牢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唐礼社用太牢大
歷中減用少牢正元五年包佶奏請社稷依正礼用太
牢今自太社太稷下至辟雍社稷皆用少牢而祭殊不應
礼夫為一郡邑報功者當用少牢為天下報功者當用太
牢所有春秋新報太社太稷謂宜于羊豕之外加以角握
牛二又言周礼小宗伯之職兆五帝于四郊四類亦如之
熙寧祀禮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是以氣類為之位
至于兆風師于国城東北兆雨師于国城南兆司中司命
于国城西北兆地則是各從其畫位而不以氣類非所謂
四類也蓋自隋以来失之謂宜拠旧礼四類之義兆風師

于西郊祠以立春後丑兆雨師于北郊祠以立夏後申兆
司中司命司祿于南郊祠以立冬後亥其壇兆則從其星
位仍以熙寧祀儀以雷師之位從司中命司司祿之位所
有雨師雷師則為一壇同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則為四壇
同壝其壇制高廣自如故事從之又言古者享司寒唯以
藏冰啟冰之日熙寧祀儀孟冬選吉日祭司寒宜寢罷其
季冬藏冰則享司寒于冰井務牲用黑羊角穀用秬黍仲
春開冰但用羔而已開冰將以御至尊當有桃弧棘矢以
禳除凶邪緣非礼之物不當設于神坐當以孔穎達所說
出冰之時置此方矢于凌室之戶從之又言本朝郊廟祭器
陳設既亟无法至臨祭之旦寔笾豆簠簋者皆賤有司紛

然襍乱非復礼制其三牲之俎独以司徒一官奉之而不
徹其簠簋笾豆之荐皆不屬大宗伯而又不徹伏請祭前
一日司尊彝以監察祭品官充帥其屬以法陳祭器于堂
東陳設之法具別圖上僕射礼部尚書視滌濯告潔祭之
旦光祿卿率其屬取笾豆簠簋饌之既寔反其位及荐腥
之初礼部尚書率其屬荐笾豆簠簋戶部尚書兵部尚書
工部尚書荐三牲之腥俎又荐熟俎礼畢礼部尚書出笾
豆戶部尚書兵部尚書工部尚書徹三牲之俎皆有司受
之以出　又言國熟朝郊廟明堂礼以郊社令設玉幣太祝
取玉幣以授門下侍郎進皇帝門下侍郎取爵進皇帝更
爵皆未合礼伏請郊廟明堂吏部尚書一員奉爵以次從

皇帝至神坐前左僕射闕即右僕射以玉幣進皇帝啟于
地及酌尚書左丞闕即右丞以爵授僕射進爵皇帝酌獻
訖侍郎受幣受爵以贊飲福及焚外宗廟仍尚書設玉几
又言国朝親祠太廟門下侍郎取瓚于篚進皇帝侍中酌
鬯進贊皇帝祼地置瓚皆未合礼伏請親祠太廟命礼部
尚書一員奉瓚臨鬯礼部侍郎奉盤以次進皇帝酌鬯祼
地訖侍郎受瓚并盤退又言国朝南郊太廟儀注雖有太
常卿宗正省牲之文寔未嘗行至于明堂又无省牲之官
惟太祝巡牲而已其省鑊則以光祿卿而又未嘗視腥熟
伏請祭前一日礼部尚書吏部侍郎省牲光祿卿奉牲告
元告備礼部尚書省鑊祭之日礼部侍郎視腥熟之節並

從之　丁卯詳定礼文所言謹按荀子礼論曰饗尚
元尊而用醴酒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
謂文清用之謂理故古者祭祀并荐上古中古及當世之
食所以貴本而親用礼運曰元酒以祭荐其血腥其俎熟
其肴鄭氏謂此荐上古中古之食也　又曰然後退而合
享体其犬豕牛羊寔其簠簋俎豆鉶美鄭氏謂此見荐今
世之食也自西漢以來因寢上食而唐天寶五年始詔享
太廟每室更加常食一牙盤因与三代笾豆簠簋並荐雖
亦貴本親用之意然而韋彤裴堪等議以為宴私之饌可
荐寢宮而不可瀆于太廟臣等考之享大廟宜自古制其
牙盤上食請罷從之　又言季春已饗先蚕氏李林甫法

月令以先蚕為天駟謹按先蚕之義与先農先炊一也當是始蚕之人故開元礼享為瘞埳于壇之壬地礼義罗曰今礼饗先蚕无燔柴之儀明不祀天駟星也今饗先蚕其壇在東郊熙寧祀儀又有燎壇則是沿襲唐月令以先蚕為天駟誤也周礼后蚕于北郊以純陰為尊伏請就北郊為壇以饗始蚕之人仍依開元礼不設燎壇但瘞埋以祭其餘自如故事從之　又言古者冕弁則用紘冠則用纓今衣服令乘輿服大裘冕以組為纓色如其綬袞冕朱絲組帶為纓冕而用纓不与礼合請用朱組紘仍改平冕為元冕用纓不亦而微黑者為之又別圖上敝制從之　辛未詳定礼文所言古者宗廟有時享月祭而无月半祭月半有祭者非古礼也記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又曰遠廟為祧享嘗乃止此所謂時享也又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又曰諸侯皮弁聽朔于太廟而左傳亦曰閏月不告朔犹朝于廟此所謂月祭也至于儀礼月半奠大夫以上則有之此所謂非古礼也然而五廟皆月祭而二祧止享嘗者何也曰仁之行有親疎礼之施有隆殺其義然也其止享而不与乎烝則又加殺矣自秦漢以来始建陵寢而朔望上食已非古礼唐天寶末因而奔行于太廟非礼甚矣本朝緣唐故未暇釐正伏請翼祖宣祖時享止于秋嘗僖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時享外仍行朔祭廟各一献牲用特牛若不親祠則

以太常卿攝事牲用羊礼正義曰按羊人云冬積共其羊牲熊氏云謂祭日月以下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然則王者之祭天地死不用牛蓋日月以下常祀則用羊王親祭則用牛又其月半上食乃宗正丞行事伏請罷之詔祧祭侯廟制成日取旨八廟並月祭用牲餘依奏　又言謹按礼記祭法曰王自為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国門曰国行曰泰厲曰戶曰竈孟春其祀戶祭先脾孟夏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土其祀中雷祭先心孟秋其祀門祭先肝孟冬其祀行祭先腎又傳曰春祠司命秋祠厲此所祀之位所祀之時所用之俎也又周礼司服掌王之吉服祭群小祀則服元冕注謂群小祀宮中七祀之屬又礼記特牲曰一献熟注謂若宮中群小神七祀之寺又周礼大宗伯若王不与祭則攝位此所祀之服所献之礼所攝之官也自周礼廢漢興始祭族人炊于宮中而謂之竈灶又南山丞祀南山秦中而謂之屬唐祭七祀于太廟今布席于庭西門之内以王近世祫祫而徧之祭其四時分祭又隨時享以廟卿行礼而服七旒冕分太廟牲以為俎一献而不薦熟非礼制臣等量今之宜參用古義伏請立春祭戶于廟堂戶外之西祭司命于廟門之西制脾于俎立夏祭灶于門外之東制肺于俎季夏土王日祭中雷于廟庭之中制心于俎立秋祭門及厲于廟門外之西制肝于俎立冬祭司命及国行于廟門之北制腎于俎皆用

特牲更不隨時享分祭有司攝事以太廟令攝礼官服
必元冕献必荐熟其親祠及臘享即依旧礼徧祭從之
甲戌詳定礼文所言臣等謹按記曰礼不王不禘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
祖高陽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高陽而宗禹
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
文王而宗武王儀礼曰都邑之士則知尊弥矣大夫及季
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
故謂之追享朝享說者以為禘祫也禘及祖之所自出故
謂之追享祫者自即位朝廟始故謂之朝享詩周頌雝禘
太祖也商頌長發大禘也周无四時之禘則雝序以為禘

太祖也商有四時之禘為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為大矣
由是而言禘者宗廟追崇遠祖之祭唯王者得行之王者
至尊享及七世推親而及祖推祖而以及始祖四時各于
其廟而祭之于是有祠礿嘗烝焉既有祠礿嘗烝矣而毀
廟之主不及犹以為未也緣生有合族綴食之恩乃于始
祖之廟合毀廟親廟之主而祭之于是有祫焉既祫矣而
远祖不及犹以為未也又推而上審諦其祖之所自出而
祭之于是有禘也至此而仁之至義之盡也然而不為禘
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若舜禹湯高陽高陽世系出自黃帝則虞夏禘黃帝以
高陽氏配商祖契出自禘帝嚳則商人禘嚳以契配周祖

又王文王亦出自嚳故周人禘嚳以文王配虞夏周四代所禘皆以帝有天下其世系所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远也自漢魏以来世系不明傳襲莫紀皆以五胡乱晋南北幅裂百宗蕩析士去坟墓降及隋唐譜録都廢言李老出隴西言刘老出彭城姓氏所起謾无足考則後世禘祖之所自出有不得而行焉漢自太上皇以前无聞故帝而将軍而上系序不著故武帝事三昭三穆六世而已然刘氏出于刘累而漢不禘堯曹氏出于陸終之子曰安是為曹姓而魏不禘漢相国曹參司馬氏出于程伯休父而晋不禘司馬印宗出于楚元王交裔出于漢相国蕭何陳出于漢太邱長陳寔脩出于漢太尉楊震皆不禘以為祖之所自出者良以譜諜不明故也唐之憸幹言禘非祭天作十詰十难以明之且曰虞夏商周以前禘祖之所自出其義昭然自漢魏晋以还千餘歲其礼逐闕憸惟藝祖受命初有天下肇漢唐故事祭四親廟推僖祖而上所自出者譜失其傳有司因仍旧説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与祫皆合群廟之主級食于始祖雖禘祫之名不同而礼寔无异其為訛舛莫甚焉臣等輒推本先王立禘之意以為国家世系所傳与虞夏商周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則禘礼謂當闕之又也推見祖系所出乃可以行惟圣神

裁擇從之又言親祠儀注皇帝至罍洗侍中跪取匜沃水
又侍中跪盤承水皇帝搢圭盥手門下侍郎跪取巾于篚
以進按周礼小臣上士四人大祭祀沃王盥御僕下士有
二人大祭祀相盥而登鄭氏注云相盥謂奉盤授巾也今
侍中門下侍郎皆執政官使之沃盥相盥皆非是伏請親
祠以御葯院内臣一員沃盥一員授巾從之　乙亥詳定
礼文所言冬祀昊天与黒帝請皆服大裘被以衮其餘非
冬祀昊天及夏至祭地則皆服衮從之　十一月己丑增
製五輅玉輅建太常金輅建大旆象輅建大赤革輅建大
白木輅建大麾從詳定礼文所奏也　又言臣等看詳周
礼巾車天子五輅曰玉輅曰金輅曰象輅曰革輅曰木輅

皆載旂謂之道德之車考工記載戟常崇于殳四赤酋矛
常有四尺崇于戟戟矛皆揷車騎謂之兵車至戰国之間
左為上故增揷四戟謂之闟戟則知德車武車固异用矣
漢鹵簿前驅有风凰闟戟犹未施于五輅江左以来五輅
乃加棨戟于車之右韜以黻繡之衣益為乱礼後周司輅
左建旂右建闟方六尺而被之以黻帷天子之輅建焉滋
為謬誤伏請五輅除去闟戟以應道德之称而建太常于
車後之中央升輅則由左已具奏聞訖又言看詳法駕之
行所与共輿者以承清問古者天子扆左僕扆中央參乘
居右僕必授綏以備驚奔則謹之至也周官有大僕齊僕
道僕所以御車而孔子曰吾執御矣至礼參乘又益重故

道德之車則有齊右道右武車則有戎右皆以士大夫為之国朝之制乘輿有太僕而无參乘伏請親祠乘輅除旧已有太僕外仍增近臣一員參乘立車右又言謹按周礼巾車之戒一曰玉輅建太常有二斿以祀又云馭玉輅以祀及犯軷遂驅之此祀則乘玉輅也又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周礼齊僕馭金輅齊右充金輅之右此齊則乘金輅也齊祀之車異用而不相因礼之明證也国朝親祀太廟致斋文德殿翌日即進玉輅于礼非是伏請致斋文德殿翌日進金輅至太廟斋宿翌日行礼畢進玉輅赴南郊　五年四月壬戌崇文院校書楊院編類元豐以来詳定郊廟奉祀文成三十卷以進

元年正月十三日有旨討論三年閏九月二十五日初有旨編類　癸酉詳定礼文所言太廟每室設豆笾十二蓋承唐顯慶旧制情文不称乞從典礼笾豆各用二十有六詔侯廟制成日取旨

礼文第十一卷豆笾俎簋鼎鉶之寔并礼科改更事件有十二項此但第一項尔亦无月日及取旨等詔不知寔録何拠當考

十一月己卯詳定礼文所言周礼小宗伯禱祀隷儀為位後漢隷司徒府不于祠所所以远慢戒瀆本朝親祠南郊習儀于壇所明堂于大慶殿皆近于瀆伏請南郊習儀于青城明堂習儀于尚書省以远神為恭從之　六年正月

癸未詳定礼文所言祭之有蜡所以報萬物之成功然歲之豐荒有异四方之順成不等則報功之礼亦不得一故記曰八蜡以祀四方四方不順成八蜡不通歷代蜡祭独在南郊為一壇伏請蜡祭四郊各為一壇以祀其方之神前期司農関有不順成之方　報其息民祭仍在蜡祭之後從之　二月癸酉太常寺言郊廟用樂二十簴若遇雨雪則罷以幕臨祭恐不能應办自今如望祭即設于殿庭

監察御史王柏言祭祀牢礼之具皆掌于光禄而寺官未嘗臨涖失事神之敬伏請大祠皆輪光禄卿少卿朔祭及中祠輪丞主簿監視並從之　甲戌太常博士何洵直言熙寧祀儀春秋仲月祀九宮貴神祝文成嗣天子臣某九官貴神功佐上帝德庇下民以礼秩論之當与社稷為比伏請依熙寧祀儀為大祀其祝板即依会昌故事開寶通礼書御名不称臣又而師先農皆中祠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小祠共一少牢今貴神九位异壇別祝尊為大祠共用二少牢于腥熟之俎骨体不備比之小祠有所弗及謂宜用九少牢庶有情文相副從之　三月辛巳礼部奏有司攝事祀昊天伏請初献曰帝临嘉至之舞亜終献曰神娱錫羨之舞初献曰孝熙昭德之舞亜終献曰礼祫儲詳之舞從之　庚子詔加上英宗仁宗尊謚至十六字于大礼前擇日行之　詳定礼文所言儀礼曰夫婦一体故皆礼則同牢而食合巹而飲終則同穴祭則同几明夫婦一体

未有异庙者也惟周以姜嫄為禖神而帝嚳不一庙又不可下入子孫之庙乃以别庙而祭之故魯頌謂之門宫周礼謂之先妣自漢以来凡不祔不配者皆援姜嫄以為比或以其微或以其顯而已始微終顯皆嫡也前娶後継皆嫡也後世乃以始微後顯乃祭之别庙不得伸同几之義則非礼之意夫婦天地之大義一体而胖合故圣皇重嫡所以重宗庙非始微終顯前娶後継所當异也恭惟太祖孝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真宗章懷皇后寔皆元妃而孝宣皇后則太祖之継后當時設者或以其未尝正位中宫而不許其配或以其継而不許其配若以為未尝正位中宫則懿德皇后配太宗矣若以為継則孝明皇后配太祖矣而有司因循不究其失皆祭以别庙在礼未安伏請升祔太庙以時配享詔恭依　五月乙卯礼部言経有大裘而无其製近世所為惟梁隋唐為可者請縁隋制以黑羔皮為裘黑繒為領袖及裏縁袂可運肘長可蔽膝謹按皇侃説祭服之下袍繭袍繭之下中衣朝裼衣之下有羔裘羔裘之下衣之然則今之親郊中单當在大裘之下其袂之廣狹衣之長短皆當如裘伏乞改制從之　甲申礼部状太常寺修定郊礼之歳夏至皇帝親祭皇地祇于北郊方丘及上公攝事儀詔依親祀北郊儀盡如南郊其上公攝事惟改樂舞名及不備官其俎豆樂懸圭幣之数史官奉祝冊如親祠　閏六月己酉太常博士王古言窃見修

定行祔儀注內有四后更不造冊臣愚以為朝廷尚欵姑
狥礼官之議今不用冊則乞稽參典故凡行礼之節務致
隆極使較然异于常享庶几上副陛下致孝宗廟之意詔
下太常寺詳议太常寺言欵叱景昊宮安奉神御礼例遣
重臣行事比親祠太廟用竹冊宗室遥郡刺史宣讀冊差
親王使相以下為三献配享功臣七祝仍乞陪祀宗室係
正任以上並立班其告遷神御每位用細仗二百人詔升
祔四后用綵殿告遷差宗室行礼并西櫺星門外亦用儀
物称事陳列餘從之　七月丁未詔以十月丙午有事于
南郊　乙卯祔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于太祖太宗真
宗廟室孝惠孝明孝章淑德懿德明德元德章懷章穆章

懷章穆章献明肅章懿各以配繼先後為次　庚申礼部
言太常寺先定北郊壇制方丘三成級高四尺本部常看
詳以為壇制既為方丘难設八陛欵乞別選擇澤中之丘
以為方壇高六尺設四陛而太常寺又言方丘壇制度皆
不經見周礼以黄宗礼地鄭氏注琮八方象地則壇制八
陛固有所本固守前說不肯變本部再詳周礼祭地以方
丘且在澤中乃是經拠漢制設四陛高六尺其法可用蓋
壇之四旁各設一陛則四陛与方壇于礼為宜又其崇六
尺去地未远且有親地之意乞送別司再定詔壇高一丈
二尺設四陛餘依所請　八月庚子詔南郊式有皇帝称
臣遣使所遣官不称臣自今依旧称臣旧儀皇帝称臣遣

官亦称臣熙寧五年沈括上南郊式以為被遣官亦称臣不應礼改之至是復旧　十月甲申光禄卿呂嘉問言光禄掌酒醴祠祭寔尊罍相承用法酒庫三色法酒以代周礼所謂五齊三酒恐不足以上称陛下崇祀之意近于法酒庫内以醞酒法式考之礼経五齊三酒今醅酒其齊冬以二十五日春秋十五日夏十日撥醅瓮而浮蟻湧于面今謂之撥醞豈其所謂泛齊邪接取撥醅其下齊汁与滓相埒今謂之醅芽豈其所謂醴齊邪既取醅芽置蒻其中其齊葱白色入焉今謂之帶醅酒豈其所謂盎齊邪冬一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醞色変微亦豈其所謂緹齊邪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外撥開醅面观之上清下沈豈其所謂沈齊邪今朝廷因事醞造者蓋事酒也今踰歲成熟蒸醞者蓋昔酒也同天節上壽燕所供臘醞酒者皆冬醅夏成蓋清酒也此皆謂酒非所謂齊也是知齊者因自然之齊故称名者成就而人功為多故饗以齊養人以酒窃恐典礼如此又司尊彝曰醞齊縮酌盎齊涗酌以経傳則泛齊醴齊以事酒和之用茅縮酌其盎齊緹齊沈齊則以清酒和之用茅縮酌如此則所用五齊不多而供且甚易蓋醞酒料次不一其與五種者成而皆自然伏望圣断以今之所造酒与典礼相参審或不至差謬乞自今年郊庙供奉上批嘉問論證似有理趣今宗庙所寔尊彝酒齊未備就且如其説用之于理无害　乙酉南郊礼儀使言

將來南郊行礼當差行事官詔更不用式差攝止以見任
兩省御史并六曹侍郎待制以上仍不限員數今後準此
其儀仗內六引開封牧令闕差知府知縣太常卿闕差侍
郎其僚佐即以條差官　辛卯礼部言親祠儀注南郊則
先奏六変升烟以降神然後皇帝升壇奠鎮圭玉幣以礼
神太廟則皇帝先詣逐室奠鎮圭祼鬯于地殿奠幣訖退復
位然後作樂九変以降神伏緣祭祀必先求神而後礼神
今儀注奠圭幣二事俱在未作樂之前且祼求諸陰樂求
諸陽二者主于求神移祼作樂之前可也圭幣則降神之
後神礼者也神未降而先礼焉不近經意乞止依旧儀先
奏樂然後詣逐室祼鬯奠圭幣或必欲先祼以合周人先

求諸陰之意也即乞晨祼之時先措大圭祼鬯復位作樂
饋食畢再搢大圭執鎮圭尊于繅藉次奠幣庶礼神並在
降神之後又于儀注別无所增從之　十一月丙午祭昊
上帝于圓丘始罷合祭也　七年六月甲戌礼部言親祠
儀注享太廟祀圓丘皇帝並服靴袍至大次伏緣車駕自
大慶殿赴景灵宮太廟翌日赴南郊並服通天冠絳紗袍
且祀以進為文宜有隆而无殺前一日既盛服以赴祠所
及行事之旦所謂三日齊一日用之者也乃服袍靴至大
次未協礼意謹按郊特牲曰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謂
小宗伯告時告備也說礼者以為通天冠犹古之皮弁則
通天冠者斋服也今礼部奏中厌外办所謂告時備者也

伏請太廟圜丘祭日之旦自齋殿赴大次服通天冠絳紗袍從之　乙酉礼部言親祠祝策文云謹以犢牲粢盛嘉齊庶物恭荐歲事宜並準曲礼倫牷牲幣粢盛之號又五福十太一祝板青詞称嗣天子臣某蓋用魏晋之制本朝儀注祝儀于上帝五帝日月皆称臣至于五福太一与九宮貴神皆天官也近制亦称臣檢会九宮貴神祝板進書已不称臣五福十太一當依熙寧六年以前故事其被遣之官自宜称臣如此則不失軽重之体又請以神農祝文云以后稷配于后稷云配食于神高禖以伏犧高辛配祝文又並云作主配神神无二主伏羲既為主其高辛祝文伏請改云配食于神並從之　八月己丑礼部言社稷之祭瘞玉而无礼神之玉開元礼奠太社太稷其玉以两圭有邸乞下有司造两圭有邸二以為社稷礼神之器從之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

神宗皇帝

定樂器

元豐叁年五月戊辰詔秘書監致仕列几乘馹赴詳定礼文所議樂几前知保州年六十一遂致仕今十二年矣几嘗謂律主于人声不以尺度求合古今异時声亦遂変犹昔之衣冠使今人被之乃所不称儒者泥古詳于形名度数之間而不知輕重清濁之用故求于器雖合諧于声則不能入徒紛紛也嘗遊佛寺聞鐘声斯而悲不利主者至夕主僧斃而保州聞角声曰宮微而商離守臣憂之以秋為應至期而几疾其洞曉如此然所季多襍鄭衛　六月

庚子王樸言近詔秘書監刘几叙樂伏見礼部侍郎范鎮
嘗論辨雅樂乞召鎮与几參考得失從之　壬子命知礼
院秘書丞楊傑赴詳定礼文局同叙大樂從秘書監致仕
刘几請也　己未秘書監致仕刘几言祀明堂樂章字与
樂曲声数多少不同殊失虞書歌永言之法乞遵用御撰
樂章委本局依律呂七均之法随樂章字数審定声音以
一声歌一言八音随之又古編鐘磬其歌皆十六盖十二
律之外有黄鐘大呂大簇夾鐘四清声也今圣朝大樂旧
鐘磬皆十六自李照叙樂以来不復考擊全失古法况周
礼鄭氏注編磬盡具十六之数李照不曉四清声助成四
律宣導陰陽之和今若不用即懵唱和之礼乞依古法具

四清声詔礼院按試後如几所叙　八月乙巳同知礼院
楊傑言先于去年八月上大樂十二均圖未蒙付外施行
又言金声舂容失之則重石声温潤失之則輕土声函調
失之則下竹声清越失之則高絲纖微失之則細革声隆
大失之則宏匏声叢集失之則長木声无餘失之則短惟
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声足以权量八音使律呂皆
以人声為度以一声歌一言言雖永不可以逾其声伏請
節制煩声声歌一言遵用永言之法又言虞書曰簫詔九
成风凰来儀盖以簫為主也商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
盖以磬為依也数有十六示天子之樂用八鐘磬簫為中
樂之本又倍之為十六矣且十二者律之本声也四者律

之應声也本声重大應声輕清本声為君父應声為臣子故其四声或曰清声是有本而无應有唱而无和八音何從而諧耶今樂笙和笙其管皆十有九以十二管發律吕之本声以七管為律吕之應声用之已久而声至和協又言今大樂之作琴瑟塤篪笛簫笙阮箏筑奏一声則鎛鐘特磬編鐘編磬連擊三声于中樂中声數最煩請鎛鐘特磬編鐘編磬並依中器節奏不可連擊又言本朝郊廟之樂先奏文舞次奏武舞无容節六変一変象六師初奉所向宜北二変象上党克平所宜向北三変象維揚底定所向宜東南四変象荆湘未歸所向宜南五変象邛蜀納款所向宜西六変象兵还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差失所向又文舞容節殊无法度乞定二舞容節及改所向以称成功威德又言今雅樂古器非不存太常律吕非不備而季士大夫置而不講考擊奏作委之賤工如之何不使鄭衛之濮也詔送議樂刘几等刘几等言傑所請皆可施行詔從之

樂志載傑所言七失甚詳今但從寔録

戊申刘几等言太常大樂鐘磬凡三等王朴樂一也李照樂二也胡瑗阮逸樂三也王朴之樂其声大高此太祖皇帝所嘗言不合論而後明仁宗景祐中命李照定樂乃下律法以取黄鐘之声是時人習旧聽疑其太重李照之樂由是不用至皇祐中胡瑗阮逸再定大樂比王朴樂微

下而声律相近及鑄大鐘或訊其声弇鬱因亦不用于是
郊庙依旧用王朴樂樂工等自陳若用王朴樂鍾磬即清
声难依如改鑄下律鐘磬清声乃可用益驗王朴鐘磬太
高难盡用矣欲請下王朴樂二律以定中和之声就太常
鐘磬擇其可用者其不可修者别製從之

樂志甚詳今止從寔錄

丙辰太常寺言近乞留王朴鐘磬今修大樂所已集工匠
備炉炭恐即銷变磨鍊况大樂法度之器其度量声律抄
忽精微以修之後或陛下躬臨案聽萬一如有未協即更
无旧器考驗詔許借王朴樂鐘為清声毋得銷毀磨鑢初
刘几楊傑欲銷王朴旧鍾意新樂成雖不善更无旧声可
校後執政至太常寺按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鐘已敝者一
懸樂工皆不平夜易之而傑弗知明日執政至傑厲声云
朴鐘甚不諧美使樂工叩之音韵更佳傑大慙沮　九月
乙酉罷議樂修樂局其范鎮令降勅奬諭初召对為上言
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司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
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訖訪求真
黍以定黄鐘而几即用李照樂加四清声而奏樂成及是
鎮謝曰此刘几樂也臣何与焉　五年正月丁未太常寺
言太封人葉防言太常寺大樂鼓吹兩局樂舞節奏不應
古法送前同議樂楊傑看詳傑言防所言二事可行其言
金奏不用晋鼓節于經有拠又言簨簴之制不合經礼乞

因大礼雅飾更詳考改正從之以葉防為樂正　十二月丁巳詔六年正旦御殿用新樂　元祐三年十二月甲辰京西北路都監楊安道管押范鎮所定鑄成律十二編鐘十二鑄一尺一斛一響石為編磬十二特磬一簫笛塤弔巢笙和笙各二校景祐中李照所定又下一律有奇并書及圖法上進詔送太常如樂法有可行事件令尚書礼部太常寺參定以聞仍令尚書侍郎李士兩省御史臺館職秘書省官赴太常寺觀聽翌日賜詔曰朕惟春秋之後礼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謹存散樂工于河海之上往而不还聘先生于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晋以下曹鄶无訊豈徒鄭衛之音已襍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犹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独知五降之非審声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簨簴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李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声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国之志究觀所作嘉嘆不忘又詔范鎮与一子有官人陞一任差遣製造人等第支賜詔下鎮已卒

定朝会儀注

元豐元年十一月己丑命龍圖閣直李士更館修撰修国史宋敏求权御史中丞蔡確西上閣門使樞密副都承旨張誠一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权通判太常寺李清臣詳定正旦御殿儀注先是令敏求同閣門御史臺看詳上批

以逐處官多訳論難一恐曠日引久不能畢宜于御史臺
閤門太常礼院各差一員与敏求詳定故也　二年四月
癸亥詳定正旦御殿儀注所言元会受朝執鎮圭非是伏
請不執上寿準此　又言元会行礼于朝而天子服祭服
羣臣服朝服亦非是請服通天冠絳紗袍　又言御殿當
設旅幄仍闢大慶殿門皇帝即御座礼官等引中書門下
親王使相押諸司三品尚書有四品及宗室将軍以上不
班分東西入正安之樂作至位樂止群臣不服劍不脱屨
舄並從之　五月已詳定正旦御殿儀注司言正旦御
殿合用黄麾仗按唐開元礼冬至朝会及皇太子受冊加
元服冊命諸王大臣朝燕蕃国皆用黄麾仗本朝故事皇
帝受羣臣上尊号諸衛各帥其屬勒所部屯門殿庭列仗
衛今独修正旦儀注而餘皆未及歌乞東會等儀注考加
詳定從之　七月戊寅詳定朝廟儀注所言太常樂節樂
器并文武二舞未應曲礼伏請皇帝奉第一爵登歌奏和
安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登第二爵笙入奏慶雲之曲止
吹笙餘樂不作第三爵間歌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笙奏
瑞禾成文之曲一歌一吹相間第四爵合樂奏灵芝之曲
堂上下之樂交作別定二舞制度文舞所執翟羽依聶崇
義圖以翟羽為之旧攢疊雉尾揮于縣濕之柄其狀如帚
者廢勿用武舞當右執干右執戈旧承誤執玉戚非是又
言作樂舟墀之上巢笙和笙各二人請增倍為八人舟墀

東西各設三巢一和又請將作樂時先擊鞞次擊應然後擊建鼓又請去樂懸內散鼓設晉鼓以鼓全奏又請宮懸內設鼗以為樂節仍并乞付有司講習參訂可否詔下太常寺以為可行乃從之又朝会之礼本起西漢則後世难以純用三代之制箏筑等器亦乞如旧詔並如旧　五年十二月丁巳詔六年正旦御殿用新樂　己巳詔正旦朝会日引駕殿前左右班及人員俟至殿閣及即分立于殿東西挾行門立于龍墀東西勾欄內起居郎舍人左右巡使並就本位拜其起居郎舍人朔日侍朝拜亦準此　六年正月丁丑朔御大慶殿受朝先是　上以朝会儀物弊當改為詔閤門御史臺詳定朝会儀更造仗衛輿輅冠服至是始陳于殿既而儀鸞司夜半徹覆輅幕屋屋壞毀新玉輅上不懌久之乃詔儀鸞司監官衛替官繫大理寺問罪并案太僕寺殿宿官

改官制

元豐三年九月乙亥詳定官制所上以階易官寄祿新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為開封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為特進吏部尚書為金紫光祿大夫五曹尚書為銀青光祿大夫左右丞為光祿大夫六曹侍郎為正議大夫給事中為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為太中大夫秘書為中大夫光祿卿至少府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農少卿為朝議大夫六曹郎中為朝請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員外郎為朝請朝

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為朝散郎司諫為朝奉郎正
言太常国子博士為承議郎太常秘書殿中丞為奉議郎
太子中允贊善大夫中舍洗馬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
寺丞為宣德郎光祿衛尉寺將丞作監丞為宣義郎大理評
事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礼郎為承奉郎秘書省校書
郎正字將作監主簿為承務郎又言開府儀同三司至通
議大夫以上无磨勘法太中大夫至承務郎應磨勘待制
以上六年遷兩官至太中大夫止承務郎以上四年遷一
官至朝請大夫止候朝議大夫有闕次補其朝議大夫以
七十員為額遞人磨勘並依尚書吏部法遷京朝官者依
令新定官其祿令並以戒事官俸賜祿料旧数与今新定

官請給对擬定並從之　丙子詔開府儀同三司為使相
不繫大勅御見任宰相使相食邑寔封通及萬戶前任宰
相食邑及萬戶並封国公宗室如旧例又詔臣僚加恩並
依旧勲已至上柱国即併加食邑寔封絡諫待制許加寔
封省副知襍許併加勲勲已至上柱国食邑自今當加減
数令中書本房立法本房尋奏自來大礼加功臣階勲食
邑寔封凡五等今已罷功臣在元豐元年十一月事見政
迹及以階易官即至有勲及食邑寔封凡三等勲上柱国
而食邑依旧法自三百四百五百七百至一千戶寔封自
一百二百三百至四百戶仍乞各于旧條官序上遞減一
等加之如寔邑合加千戶上加七百戶之類其寔封亦以

此為率即食寔封一百戶并初封食邑三百戶仍不減敘
乞先行下候成書日別删定從之　詔文武散階除化外
人依旧除授外餘並罷　十月丁卯詳定官制所言譯經
僧官有授光禄鴻臚少卿者改除散階已罷外其帶卿少
官名寔有妨礙欲乞以授試少卿者改賜譯經三藏法師
試少卿者改賜譯經三藏法師其師号及請傔之類並依
旧詔試卿者改賜六字法師試少卿者四字並冠譯經三
藏餘依旧　十二月甲子詔應遷官除授者並即寄禄官
除大両省待制以上至太中大夫餘官至朝請大夫並通
磨勘進士八年餘十年一遷所理年月自降指揮日為始
自官制行以旧少卿監為朝議大夫諸卿監為中散大夫
秘書監為中大夫故事両制以上轉官至前行即中即超
轉諫議大夫前行即中于階官為太中大夫両制磨勘者旧不轉卿監即于今制不
當轉此三階又旧制朝議大夫止為七十員為額餘官轉
至朝請大夫即須俟有闕方許次補至是因有司申明乃
降是詔其大両省侍制以上自通直即至太中大夫磨勘
理三年承務即以上至朝請大夫理四年自如旧制　四
年八月壬戌朝散即直龍圖閣曾鞏言伏睹修定官制即
百官庶務既以類別若以所分之戒所總之務因今日之
有同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位叙名分憲令版圖文
移案牘頒訴期会總領循行奏明鈞考有革有因有損有

益有奉諸此而施諸彼而授諸此有當警于官
有當布于朝者相一事以上本末次第使吏制之前習勒
已定則命出之日但在奉行而已蓋吏部于尚書為六官
之首試即而言之其所總者庶事也流內銓三班東審官
之任皆當歸之誠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之事者使之區
處自令僕射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以其位之升降為其
矣書局吏員如三班諸房十有六諸吏六十有四其所別
之司所隸之人不及盡易惟當合者合之當析者析之當
損者損之當益者益之使諸曹所主因其旧習如此則新

補之吏不諭而知其守矣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会
總領循行奉明鈞考其因革損益之不同有奉諸此而施
諸彼有捨諸彼而授諸此有當警于官當稱于朝者皆前
事之期莫不考定如此則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叙矣夫
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新補之吏不諭而知其守新出
之政不戒而知其叙則推行之始去故取新所以待之者
倫矣其于選事如此豫至于司封司勳考功功當隸之者
内服外服庶工萬事當歸之者推此以通彼則吏部之任
不待出令之日聞而後辨推而後通也試即吏部而言之
侔當如此其于百工庶戚素具以待新改之行者臣之妄
意窃以謂凡易此也夫然則侔雖至大而操之有要事雖

一変而處之有素一日之間官号去制鼎新于上彝倫庶
政推行于下内外遠近雖改視易聽而特循安習无异于
常詔送詳定官制所　十月庚辰詔自今除授戚事官並
寄禄官品高下為法凡高一品者為行下一品者為守下
二品以下者為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　詔三省印用銀
鑄金塗給事中印為門下外省之印舍人印為中書外省
之印　十一月丁亥詔令少府監鑄省臺寺監印記凡六
十三　五年二月癸丑朔詔中書省面奏宣旨事別以黄
紙書中書令侍郎舍人宣奉行訖録送門下省為畫黄授
批降若覆請得旨及入熟狀得畫事別以黄紙亦書宣奉
行訖録送門下省為録黄樞密院準此惟以白紙録送面

得旨者為録白批奏得畫者為畫旨門下省被受録黄畫
黄録白畫旨留為底詳駁无舛繳奏得畫以黄紙書侍中
侍郎給事中省審讀訖録送尚書省施行三省被受勅旨
及内降寔封文書並注籍門下中書省執政官兼領尚書
省議先赴本省視事退赴尚書省申明及條法並送尚書省
議定上中書省半年一進須下應速者先行應功賞並送
所属无定法者送司勲樞密院軍功不在此限文武官三
省樞密院各置具員中書省非本省事舍人不書吏部儀
注過門下省並侍中侍郎引驗訖奏候降送尚書省若老
疾不任事及于法有違者退送改注仍于奉鈔内貼事因
進入六曹諸司官非議事不詣都省及過別曹應立法事

本曹議定関刑部展定干酧賞者送司勲如无异議还送
本曹赴都省議侔大者集議議定上中書省樞密院事上
本院吏部差注官團甲申都省上門下省有違法者退吏
部以事因帖奏諸称奏者有法式上門下省无法式上中
書省有別條者依本法边防禦軍事並上樞密院應分六
曹寺監者為格候正官名日施行

旧紀書釐正三省樞密院六曹寺監戢事新紀書須三
省六曹條例

四月癸酉王珪依前官守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蔡確
依前官守尚書左仆射兼中書侍郎　詔百官見執政三
省給事中舍人侍郎以上省寺監長官及待制横行以上
詣府餘官並詣三省樞密院聚廳處　甲戌詔中書五月
朔行官制

旧紀係之癸酉新紀于五月一日乃盡行官制

太中大夫知定州章惇守門下侍郎太中大夫叅知政事
張璪守中書侍郎翰林学士承議郎蒲宗孟為中大夫守
尚書右丞翰林学士朝奉郎王安礼為中大夫守尚書左
丞先是宗孟詳定官制樞密都承旨張誠一亦領官制局
事頗斯横脅制同列宗孟于上前疏其奸上察其不阿故
与安礼俱蒙大用翰林学士李清臣試吏部尚書尋詔清
臣遷朝奉大夫曰安有尚書而犹承議郎者通直郎館閣
校勘檢正中書礼房公事王震試右司員外郎于是開天

章閣初用官制除拜詔震及應從輔臣執筆入記聖語面
授以左右司仍使自書時論榮之
新旧紀既書王安礼等執政已乃書省臺寺監以次除
授
詔自今更不除館職見帶館職人依旧如除戎事官校理
以上轉一官校勘減磨勘三年校書減二年並罷所帶戎
三省上擬定百官省宿制門下省給事中左諫議大夫
左司諫左正言起居郎中書舍人右諫議大夫右司諫右
正言起居舍人尚書省侍郎郎中員外郎給事中四四
中書舍人右諫議大夫中書侍郎以上並面宿尚書部有
及六曹一員通宿有寺監長二五日五一宿餘官番直
詳定官制所言唐制內外戎事有品者給告身其州鎮辟
置僚佐止給使謀本朝亦以品官給告身其无品及一時
差遣不以戎任輕重皆中書門下結黃牒樞密院降宣今
若盡如唐制例給告身則戎卑而事微恐不勝盡給也今
擬階官戎事官通入九品者皆給告身其无品者若被
勅除授則給中書黃牒更部奏授則給門下黃牒樞密院
差則仍旧降宣于事簡便從之 戊寅詔六曹尚書依翰
林學士例六曹侍郎給事中依直學士例朝謝日不以行
守試並賜服佩魚罷戎除正官日不帶行
賜服佩魚當考
五月癸未詔尚書省得旨合下去處並用劄子 手詔朝廷

設吏官制本欲覈正吏治非徒膠古希奇而已比命官置
司修講逾年迨今頒行尚失條理若　分撥事類仍前
糾紛不免啟侮四方貽訊來世事繫国体二三執政可不
究心其詳定官恐須益得深曉文法之人御史中丞徐禧
可同詳定官制如頃所論体統令以此意著為式令蓋上
上嘗論蘊綽建復官制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悉分為六曹
体統如一今先自京師始候推行有序即監司州縣皆可
施行矣　乙酉給事中舒亶言旧制應差除及更改事件
到封駁司限當日抄録関報御史臺院新制撥封駁司
帰門下省為封駁房如今依旧関報御史臺諫院不知以
何官司為名恐内省无関報外司之理詔更不関報　已

丑王珪言故事中書進熟草惟執政書押今官制門下省
給事中独許書畫黄而不得書草舒　疑之因以為請上
曰造令行令戢令宜別給事中不當書草著為令　三省
言九事寺三監分隷六曹欲申明行下上曰不可一寺一
監戢事或分属諸曹豈可專有所隷宜曰九寺三監于六
曹隨事統属著為令　辛卯上批自頒行官制以來内外
小大諸事及創被差命之人凡有申稟公事日告留滞比
之旧日中書稽延数倍中皆有不辦事之憂未知留滞處
所可速根研裁叙早令快便大率止似旧中書遣發可也
于是三省言尚書省六曹如吏部尚書左右選旧係審官
東西院流内銓三班院戶部左右曹係三司司農事旧申

中書省今合申都省其應奏及本部可即施行者並如旧
内外諸司皆準此可申明行下上以命令稽緩語輔臣頗
悔改官制蔡確等慮上意遂欵罷之乃力陳新官制置禄
比旧月省俸錢二萬餘貫上意遽止

此批蔡惇官制旧典附申稟留滯下

詔秘書省殿中省内侍省入内内侍省于三省用申伏尚
書六曹用牒不隸御史臺六察如有違慢許言事御史弾
奏其尚書六曹分隸六察 乙未詔三省樞密院自今應
入進文字自来用押字者並依三省例書姓名 又詔直
翰林醫官院至祭侯依旧更不改換其見帶太僕丞至化
外主簿並罷仍今後更不除授今詳定官制所立法以聞

先是官制所定到改醫官院為翰林院惟使副尚樂奉御
依旧外直院而下隸太醫局今復如故 己亥詔翰林季
士両省官見執政官議事並繫鞋六曹尚書以下見執政
官並靴笏 六月乙卯詔自今事不以小大並中書省取
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帶三省
字 出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独取旨事侟太重上曰三
省侟均中書省撰而議之門下省審而覆之尚書省承而
行之苟有不當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乱侟統也先是官
制所雖倣旧三省之名而莫能究其分省設官之意乃矗
中書門下為三各得取旨出命既紛然无統紀至是上一
言遂合侟統也

已上拠墨本已下拠朱本

初上欲倣唐六典修改官制王珪蔡確力贊之官制以中書造命行无法式事門下審復行有法式事尚書省奉行三省分班奏事各行其職而政柄盡歸中書確先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拜中書令故珪不疑一日確因奏事罷留身密言三省長官位高恐不須設只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各主兩省事可也上以為然已而確果独專政柄凡除吏珪皆不与聞後累月珪乃言臣備位宰相不与聞進退百官請尚書省官及諸道帥臣許同議上許之三省并建改事事日以大事出門下其次出中書又其次出尚書皆以黄牒付外乎以為當然王安礼初不与官制事乃為上言曰政畏多門要當歸于一特所經歷異耳今也別而為三則本末不相見是何异秦齊二王教勅襍行安所適從臣以謂事无巨細宣于中書奉于門下至尚書行之則盡善矣詔從之蔡確既為右僕射且兼中書侍郎欲以自大乃議尚書省官移中書當加上字以重之王安礼爭曰三省天子攸司政事所自出礼宜均一確乃欲因人而為輕重是法由人变也非所以敬国家已而正色問上曰陛下用確為宰相豈以材術卓已并有絶人者抑亦序次遷陟適在此位耶上曰適在此位又曰固適在此位安礼固謂確曰陛下謂適在此位何得自大如此

前事並拠田畫行狀附此更須考詳

卷八十

十六

癸亥詔尚書有六曹事應取旨者皆尚書省檢具條例上中書省又詔門下中書省已得旨者自今不得批劄行下皆送尚書省施行著為令　詳定官制所言定到制授勅授奏授告身式從之翌日詔官告及奏鈔体式令官制所取房元齡官告看詳改定以聞　詔翰林醫官院改為翰林醫官局使副以下如旧詔尚書省得彈奏六察御史失職　又詔六曹申尚書省送中書及过門下省文字皆随事立日限即尚書省事應取旨者皆曰具件数録目尾結

己巳詔尚書侍郎奏事郎中員外郎番次随上殿不得独留身侍郎以下仍不得独乞上殿其侍郎左右選奏事非尚書通領者聽侍郎上殿以郎官自随秘書殿中省官寺監長官視尚書二丞以下侍郎六曹于都省稟事亦準此侍郎以下仍日过尚書廳議事乙亥給事中陸佃言三省樞密院文字已讀訖皆再送令封駁慮成重複上批可勘会差紊重複進呈乃詔罷封駁房先是故以詔旨皆付銀臺司封駁官制既行犹循旧至是始罷之　丁丑通直郎監察御史豊稷為著作佐郎先是稷言聞吳安特除太府少卿按安特以宰相子請囑檢正官列奉世庇相州失入馮言死罪公事坐此追官方今官制初行章惇以　為門下侍郎王安礼以穢德守尚書右丞以至六行尚書列曹侍郎諸司郎中寺監丞主簿其間或以不寔黜降或以贓私坐廢朝廷不應輕法守畧清議致謫籍之徒首与褒

遥萬世肇新之官府為罪人之淵藪如李士京韓縝之嬖人韓宗文維之孱子為大理寺左右推主簿鍾峻王安礼之佞人為將作少監減罷知理院葉祖洽司農寺軍器都水監主簿頓起等至今未有差遣縱材識卑凡豈不優于宗文之徒与夫鍾峻之頗嬖側媚有問矣去取如此名寔何考清明之朝不可不察其職事官所犯罪欲望令中書省條具事稍重者先放罷故有是命　詳定官制所言御輦院乞依旧隸太僕寺其輿輦及應供奉事隸殿中省牛羊司隸光祿寺其養牛乳牛兵匠入牛羊司從之惟御輦院不隸省寺　七月壬午尚書奏自五月一日奉行官制推原法意每事講求緣其端本增立支　纖悉備具即施用者明奉行以來于今踰月凡續降指揮申明條制雖未周詳謹備大畧窃慮董正之初在所考察今繕寫為二冊乞賜覆覈　丁亥詔譯經潤文使同譯經潤文並罷自今令吏部尚書領之廢譯經使司印　八月癸丑詔三省樞密院秘書殿中內侍入內內侍聽御史長官若言事御史焯糾先是置監察隨所隸察省曹寺監而三省至內侍省无所隸故以長官言事御史從之　十月甲子詳定官制所言準尚書省劄子官制所定襍事奏鈔奏有司事旧令式並尚書省左右僕射与左右丞簽書蓋以朝廷以法在所司案法聞奏稟候朝命而人主于有司之成務付之執政官所宜代工而任責則人主但聞之而已朝廷以天下

事乖分六曹以治之都省以總之六察以案之六曹失職
即都省在所糾都省失糾則六察在所彈上下相維各有
職守則奏鈔書都省執政官于理為當具房元齡等告身
四道內三卷勅授制授不書尚書都省官內一卷奏鈔並
著尚書都省官而不書名案勅授制授則尚書省有不書
者磨告体制不一至于奏授則尚書省具奏鈔上未有不
具尚書都省官者然于告身有不書名者蓋告身翻錄奏
鈔其鈔已付吏部翻錄為告故或不書今奏鈔已書名即
告身止令代從之　十二月官制所修六曹勅令安燾等
同詳定　己未詔朝散大夫試吏部尚書李清臣通議大
夫守侍郎蘇頌奉議郎試中書舍人蔡卞通直郎試起居

郎蔡京各遷一官樞密都承旨客省使舒州團練使張誠
一領秀州防禦使故起居郎畢仲衍賜絹百疋檢討詳定
官一年以上減一年磨勘三年以下減二年離局第減一
年並以官制成推恩也　六年二月癸酉三省言国子監
公試所策問諸司之務寺監有所不究寺監之職六曹有
所不察六曹之政都省有所不悉任其責盡殆未足以盡
小大相維上下相制之道焉豈制而用之者法未足与守
推而行之者人未足与明与欲度今之宜循古之旧而盡
由其長則事之乖多且將有迂滯之患也諸生以為如之
何則可策題乃起居郎蔡京撰詔京具所問事理當如何
究正其所取諸生如何者為上等京言朝廷之有百職百

戚之有佐屬犹心之運臂臂之使音蓋臂之作止不期運
也而應之于心指之屈伸不期使也而聽之于臂何則其
血脉各相倚屬而通達洞貫故也今設官分戚有相隸之
名而未有相任之責有相臨之勢而未有相糾之法此臣
之所以疑也惟不相察不相任夫人得以相倚則小史犹
豫而不敢行大史依違而不肯之事至而莫主決則又有
受其弊者矣苟任其責則長貳佐屬同利共憂若手足相
營也事之不舉者寡矣一曰今御史固察事矣臣曰不然
夫官府之治有正而治之者有旁而治之者有統而治之
者有晝寺盖以長治屬正而治之者也則其為法當詳御
史非其長也而以察為官旁而治之者也則其法當畧都
有死所不總統而治之者也則其為法當考其成然則長
長察月御史察季都有察歲庶乎其可也故策之于諸生
而諸生皆未能有至當之論其上等者多以經義為主至
于对問之言或取其文詞而已
朱本以為施行削去新本復存之今從新本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一

神宗皇帝

修两朝国史

熙寧十年五月戊午詔修英宗仁宗两朝正史　七月辛未上御資政殿監修国史吴充率修国史余敏求編修官王存黄履林希以仁宗英宗紀草進呈上服靴袍内侍進案敏求進讀上立聽頗問編纂始坐　十月甲申修国史院奏近編修官黄履言国史不須立符瑞道釋志及乞修表弱惟太史公書封禪班固志郊祀范蔚宗志祭祀而歷代之史又有方技列傳然則符瑞道釋亦可分附于志傳之間不須特立其名又紀傳雖倫而未有表今既修之恐

不可死也本院看詳齊書有祥瑞志天圣中史官以真宗
崇建宮觀符瑞屢臻遂著二志以載其事今撰仁宗英宗
正史若与旧三朝史別為書則不須著此二志若通為一
書則恐真宗朝事无所統繫況未奉朝旨通修所乞立表
欵依履所請詔立表不從餘俟通修国史日別取旨是時
已命宗敏求修公卿百官表而履等不知也　元豊元年
七月庚寅知礼院大理寺丞集賢校理曾肇奏修国史院
編修官肇奏臣史季不如臣兄鞏乞回所授不聽　四年
七月己酉詔朝散郎直龍圖閣曾鞏素以史季見称士類
方朝廷叙次両朝大典宜使与論其間以信其季于後其
見修両朝国史将畢与三朝国史通修成書宜以鞏充史
館修撰專典史事取三朝国史先加考詳候両朝国史成

不可死也本院看詳齊書有祥瑞志天圣中史官以真宗
崇建宮觀符瑞屢臻遂著二志以載其事今撰仁宗英宗
正史若与旧三朝史別為書則不須著此二志若通為一
書則恐真宗朝事无所統繫況未奉朝旨通修所乞立表
欵依履所請詔立表不從餘俟通修国史日別取旨是時
已命宗敏求修公卿百官表而履等不知也　元豊元年
七月己酉詔朝散郎直龍圖閣曾鞏素以史季見称士類
編修官肇奏臣史季不如臣兄鞏乞回所授不聽　四年
七月庚寅知礼院大理寺丞集賢校理曾肇奏修国史院

人去取褒贬尔　十月甲子史館修撰曾鞏言臣誤被至
旨付以史事　祖宗積累功德非可形容窮惟前世原本
推功必始于受命之君以明王迺之所自商頌所紀由湯
上至于契周詩生民清廟本于后稷又王宗興太祖開建
宏業更立三　為帝者首陛下所以命臣最揚褒大之意
固以謂太祖雄材大畧千載以来特起之主国家所由興
元前之烈明白暴見以竟悟萬世傳之无窮臣窃考旧聞
旬月次輯太祖行事撰其指意所出終始之際論著于篇
敢繕寫上塵臣内有大惧智不足以究測高遠文不足以
推闡精微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彰不能滿足陛下仁
孝紹述之心仰負恩待死以自贖伏惟陛下聰明睿知不
世之資非群臣所能望如賜裁定使臣获受成法更去紕
繆存其可采繫于太祖本紀篇末以為国史書首以称明
詔禹分之一詔曾鞏今所擬修史格若止如司馬遷以下
編年体式宜倣前代諸史修定或欲別立義例即先具奏
　辛巳史館修撰曾鞏言臣修定五朝国史要見宗興以
来名臣良士或嘗有名位或素在邨閭嘉言善行歷官行
事軍国勲労或貢献封章著撰文字本家碑志行狀　述
或他人為作傳記之類今所修国史須當收采載述恐旧
書訪尋之初有所未盡乞京畿委開封知府及畿縣知縣
外委逐路監司州縣長吏博加采訪有子孫者延至詢問
所有字迹或文字盡因鄙府納于史局以倫論次或文字

稍多其家无力繕寫即官為傭寫校正其嘗任兩府兩制臺諫官之家家詢訪各限一月發送史局并中書編集累朝文字及樞密院机要文字共累朝御札詔副本送本局以備討論從之　五年六月甲寅修兩朝正史成一百二十卷上服靴袍御垂拱殿引監修国史王珪修史官蒲宗孟李清臣王存赵彦若曾鞏進讀紀傳賜珪銀絹千宗孟六百各賜襲衣金帶改官並聽辞免珪賜一子緋章服李清臣存彦若鞏各遷一官同修史官蘇頌黄履林希蔡卞刘奉世各賜銀絹有差故相吴充銀絹六百故史館修撰宋敏求百五十内侍押班石得一再任皇城司　八月丁未以兩朝国史書成燕垂拱殿　二年四月戊寅罷修五

朝史

奉太皇太后　二王附

治平四年正月丁巳英宗崩神宗即位　己未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丙辰昌王顥樂安郡王頵乞解官行服不聽昌王顥進封岐王樂安郡王頵進封嘉王　熙寧七年二月庚午岐王顥嘉王頵言皇子已授節藩況開府置官不可不備臣等所居東官之地當為子舍以待儲副非諸侯所當久寓也望賜臣等外居詔答不允曰朕上承先帝兩宮顧　豈以子舍之嫌而有間天倫之愛顥等又言唐故事十王宅百孫院並在安国寺東不處皇城之内伏望察臣懇誠庶安臣子之分詔又不允　八

年閏四月丁巳岐王顥嘉王頵言蒙遣中使賜臣等團玉帶各一條準閤門告報已著為朝訖臣等乞寶藏于家不敢服用不許上命工玉帶以賜顥等固辞不聽請加佩金魚以別嫌詔以玉魚賜之上嘗与二王擊毬戲覩玉帶顥曰臣若勝不用玉帶只乞罷青苗市易上不悦　元豐二年三月岐王顥之夫人馮侍中挺之曾孫也失愛于王屏居後閤者數年是春岐王宮遺火尋扑滅夫人聞有火遽以婢往視之王見之詰其所以来二婢曰夫人令視大王耳王乳母素憎夫人与二嬖人諧之曰火殆夫人所為也王怒命内知客鞫其事二婢不勝考掠自誣云夫人使之縱火王杖之二婢且泣訴于太后曰新婦所為如是臣不可与同處太后怒謂上及斬之上素知其不睦必為左右陷之徐对曰彼鄉公家子豈可處尔俟案驗得失然後訖之乃召二婢命中使与侍講鄭穆同鞫于皇城司數日獄具死寃又命翊善馮浩録問上乃以其白太皇太后因召夫人入禁中夫人大惧欵自救上遣中使慰諭曰汝死罪勿恐且命徑詣太皇太后宮太皇太后慰存之太后与上継至詰以火事夫人泣拜謝罪曰乃縱火則死之然妾小家女福薄不足以當岐王伉儷幸赦其死乞削髮出外為尼太后曰汝詛詈岐王有諸曰妾果忿或有之上乃罪乳母及二婢人命中使送夫人于瑶華宮不披戴旧俸月錢五十緡更增倍之厚加資給曰俟王意解當復迎之　四

月癸卯太皇太后皇太后幸金明池上扶太皇太后登輦又豫為百寶酒船于是馭以上旁　十月庚戌以太皇太后服藥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並釋之詔太皇太后遣豫日久命輔臣等分禱天地宗廟社稷　壬子詔以太皇太后不豫度在京宮觀寺院童行為僧尼道士令御藥院于啟聖院作大会以度牒授之　乙卯太皇太后崩于寿慶宮百官入班宮庭時宰臣吴充以疾不至王珪升西階宣遺詔因陵制度依昭憲明德皇太后故事施行上事后極誠孝所以娛悦后死所不至在宮中從后行见扶掖視膳定省惟謹后待上慈愛天至上御朝稍晚后见自至屏扆後候之或自持飲食以食上　始終十餘年外庭无由備知　本朝故事外家男子未尝入謁后既高年多疾弟佖亦老上為后言宜数召見以自慰后輒不許請遷佖官亦不許一日佖因侍上從容上因為之請得入謁后乃許之上自与佖同至後閤坐少頃上先起令佖得伸親意后處謂佖曰此非若所當留也輒遣隨上出及崩上哀慕始不勝喪后卧内緘封一遺上發視之則旧合同寶也仁宗時因火失寶更鑄之後淘井得旧寶故后藏之遺中而人无知者　十一月戊辰詔諸路並禁梁至卒哭既而礼院言案礼葬而後虞虞而後卒哭卒哭而後祔景德中明德皇后百日為卒

哭卒哭後不禁樂以百日為卒哭蓋古之士礼不當施于
朝廷乃詔改卒哭為百日　壬辰翰林李士章惇言宜以
祖宗之命奉上太皇太后尊謚曰慈圣光献詔恭依　十
二月甲子礼院言唐開元六年太常以昭成皇太后謚号
不應称太礼部奏曰入庙称后義繫于夫在朝称太后義
繫于子命百司文牒及奏状恐不合除太字如謚冊入陵
神主立庙即去太字奏可　三年正月癸酉詔大行太皇
太后鹵簿不用孫矟内臣二十四人捧梓宮　三月詔
大行太皇太后灵駕發引日聽高麗使陪位　己亥詔大
行太皇太后皇帝創為地官非嘉祐治平故事安厝梓宮
須别為規度可命都大提舉修奉宗用臣專一管勾　甲

寅大行太皇太后發引上至慶壽殿步導梓宮且行且
哭至宣德門外立班俟時号慟不絶声王珪及雍王顥曹
王頵更進開釋不能止百官士卒感動悲咽高麗使至于
出涕灵駕既行上衰服还内百官辞灵駕于板桥退改常
服入門明日詣閤門進名奉慰又慰皇太后于内
門上自庚戌不視事丙辰始御崇政殿至祔庙乃御前殿
三月癸酉葬慈圣光献皇后于昭陵　己丑上以慈圣
光献故大推恩于曹氏于后為兄弟行者進三官子行者
進兩官孫行者進一官凡被賞者百餘人且欲以侑為正
中書令呂公著言正中書令自宋興以来未嘗除人况不
帶節度使即宰相也非所以寵外戚上曰此誠濶典第不

如是不足以称厚恩尔公著固争乃以節度使兼中書令
他日侑又奏臣鄉除兼侍中三子皆以臣故進官今除中
書令亦乞用前比進三子官公著言侑除兼侍中曹氏子
孫皆不遷故特以侑故進其三子今侑三子已用泛恩進
兩官矣豈可復加上曰理固如此第以元舅之請不可違
尔上又曰褒寵外戚誠非国家美事顧以慈圣献光有功
子孫宗社宜優恤其家尔公著因言自古亡国乱家不过
親小人任宦官通女謁寵外戚等数事而已上亦以為然
時王中臣宋用臣等用事公著假此以諷上既退薛向嘆
曰公乃敢言如此事使向汗流浹背　六年十二月戊寅
右諫議大夫赵彦若言王事之本陰陽為先月令孟春之
月命相布德和令施惠行慶下及兆民所以致懽声而達
陽氣是以王者遊豫燕飲与乐人同樂臣比陪從至繼仁
殿窃見圣情思慕犹如前時公卿侍臣无不測楚少陽用
事生氣尚微若孝思發中或復感動慮于時令有所未順
欲望將来繼仁殿所陳服玩酌献之初暫從隐蔽抑忍圣
意奉承天時无虧孝慕之誠以順陽和之命自景灵新宮
十一殿成上每行献朝之礼凡百餘拜及繼仁殿必哀慟
良久礼畢進湯大哭或先曹評曹誘行家人礼至是彦若
以為言上亦嘉奬之然犹不聽

圣德

治平四年四月庚午上出諸州貢物名件自漳州山薑花

一萬余已下至同州褊梓二千顆凡四十三州七十種手詔曰四方入貢雖云古礼考之禹制未有若茲之繁也今則一郡歲有三四而至者言念道路之勤疲費亦廣至聞主押牙校有棄業終身不能償者耗称民力莫不由斯又所貢物多飲食之類雖關之亦死害盖不云乎不作死益害有益非謂此邪朕甚不取自今其悉罷之　熙寧元年七月己卯羣臣表上尊号曰奉元憲道文武仁孝詔不許及第三表司馬光入直因言上尊号之礼非先王令典起于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為故事因循至今太祖開寶九年群臣上尊号有一統太平聖字太祖以燕晉未平却而不受以是見圣人之志苟死其寔終不肯有其名也　太宗端

拱二年詔自前所加尊号盡看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可遽称朕欵称王但不可与諸子同而群臣懇請乃受法天崇道四字而已其後終身不復增益先帝治平二年辭尊号不受天下莫不称頌至德不幸次年有詔訣之臣言国家与契丹常有往来書彼有尊号而中国独无足為深耻于是群臣復以非時上尊号者甚為朝廷惜之昔漢文帝遺詔于書以尺一牘單于答以尺一牘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未聞文帝復為勝大之名以加之季者至今称又帝謹德之美未嘗以為可恥也詔賜光曰朕方以淫雨地震日慶傾禍被此鴻名有慚面目誠如卿言可善為答辭非是欺宋以邀名遂終不

許　二年四月丁酉朔群臣拜表上尊号曰奉元憲道文武仁孝詔答不允曰今災変屢出可亟罷此議雖加虛名浼余先是上謂執政曰尊号于朕无益加損縱有百字亦何益然受与否于人情熟安曾公亮曰人情固願　陛下受之富弼曰陸贄劝德宗不受尊号顧其時与今异上曰其時在播遷之中安石曰　陛下受尊号人同以為宜即緣変异多謙屈而不受亦自為美然受与不受于理皆可也　陛下能涼見受與不受无加損之理則此事在　陛下裁度上曰三尺童子亦知无加損也遂降此詔　八月丙申馬司光上疏曰　陛下日出視朝継以経席將及日中乃还宮禁入宮之後窃聞亦不自閑省閲天下奏疏群臣章疏遠至昏夜又御灯火研味経史博覧群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況寧文王之日昃不食臣以為不能及也然孜孜求治于今三年功業而未著者殆未得其体要故也

九月壬申司馬光奏團練使向維為濰州防禦使知陳州是時上方以政事試練天下之材下至布衣疏遠或州縣吏有以片言小善不知其人而超擢不日至侍從者至宗室戚里恩澤之家則一以秩序平進拘以歲月少所徼冀　由是亦頗欲以才自見数請補外故有是命　四年十一月甲申詔蠲天下見欠貸粮揔計米一百六十六萬八千五百石有奇錢十一萬七千四百緡有奇上以諸路民欠貸粮積日已久歲催索无已時故盡蠲之百姓聞詔

莫不称庆　七年三月乙丑詔中書曰朕涉道日浅晦于
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今旱暵為虐間
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既以塞責消変歷月滋久未蒙休
應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意者朕之聽納不得于理欤獄訟
非其情欤賦歛失其節欤忠謀讜言鬱于上聞而阿諛壅
蔽以成其私者乎欤何嘉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
僚並許寔封言朝政闕失三事大夫其務悉心交　成朕
志焉翰林学士承旨韓維之辞也先是維对延和殿上曰
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　陛下憂憫旱災損膳避
殿此乃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変願　陛下痛自責己
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蔽大發恩令有所蠲放以和人情
上感悟即命維草詔詔出而人情大悦　七月癸卯群臣
請加尊号曰法天憲古文武詔不許自是五上表終不許
元豊二年四月辛丑幸金明池観水嬉燕射瓊林苑上
射中的群臣皆賀乃命群臣射又特命樞密副都承旨張
誠一射酒罷御苑門観軍士射柳枝上自即位至是始再
幸池苑後不復至矣　癸酉群臣奏事垂拱殿御衣有虫
自襟沿至御中上既拂之乃行虫其虫善入人
耳上亟曰此飛虫也蓋慮治及執御者而掩之寔非飛虫
也　五年八月癸亥知安州滕甫言内供奉謝　奉旨買
紅花萬斤今又継買五萬斤而一州所産止二萬斤耳恐
不足数上亟詔寢之

緣綵色凡二千斤已計綱起發餘數見計置收買次上批
速降指揮買罷恐勞民故也　六年八月己酉前桐城縣
尉周諤上書言四事其一言朝廷已赦西夏許修職貢戒
边吏勿妄出兵慮戎人寇边吏或守詔書不出禦敵其二
言都城已為崇墉泳池非百步之間設謂樓櫓則不足以
備不虞其言欲罷試太學博士　選于教官教官則選試
于上舍內舍及改科以來有出身進士其四乞嚴太學
補試之法士嘗豫鄉書者不必補而後入詔中書
省記姓名　上日閱匭函小臣所言利害无不詳覽
如此　七年十一月丁未宣德郎太學博士邵材為監察
御史材與宜人　上臨朝甚肅初賜对者往往震懾不称

旨材入見延和殿雍容占奏因曰去歲郊祀臣以太學博
士陪祠事　陛下至太廟及圓丘執礼甚爰　陛下臨天
下將二十年而秉心愈小事天地宗廟愈恭此盛德也然
成天下之大業亦在于持久不倦耳上首肯之　八年三
月史臣曰上聰明英睿天性孝友事兩宮竭誠盡力天下
称孝慈至无敵太后之喪哀毀过甚既除喪思慕不已歲
時敵酌每至繼仁殿必哭哀動群臣礼遇皇后宮庭肅正
親爱二弟无纖毫之間終　上之世乃出居外第待諸公
主宗室恩義篤備聖文高遠言必挺經深造道
德之蘊而詳于度数每論經史多出人意表間日一御迩
英講讀雖風雨不易禁中观書或至夜分在東宮素聞王

安石有重名熙寧初擢輔政虛已以聽之安石更變法令中外爭言不便　上亦疑之而安石堅持之不肯變其後天下終以為不便　上亦不專信任安石不自得求引去遂八年不復召然恩顧不衰司馬光呂公著雖議論終不合而極口称其美勵精求治嘗恐不及總覽萬机小大又親遇休暇犹御殿決事或日昃不暇食至兩宮遣人趨之侍臣有以為言者　上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勞惡逸誠欲以勤勞之也將定官制独處閣中考求沿革一年而成人皆不知雖治尚爰整智勇果断而造次又以仁恕群臣進見顧問或不能对　上恐其失次輙顧而言他有忤意者雖甚不樂終保全之每當用兵或終夜不寢請边奏絡繹手札處畫号令諸將丁寧詳密授以成筭雖千里外　上自節制机神鑒察无所遁情恩威相濟人不敢不盡力如李憲張誠一輩雖甚親用然未嘗一日馳其銜策无不畏上之威明而莫敢肆欲先取灵夏滅西羌乃圖北伐積粟塞上数千萬石多儲兵器以待及永樂陷沒知用兵之难于是亦息意征伐矣在位十有九載興為建立追法三代由漢以下陋而不取而謙冲退託去華務寔終身不受尊号此誠帝王之盛德也

政迹

熙寧四年九月癸卯中書言天下選人俸既薄而又多寡不一恐不足以劝廉吏今欲月增縣令録事參軍俸錢至

十五千米麥四石司理司法司戶參軍主簿縣尉防團軍
事推官軍監判官軍十二千米麥三石每月通增俸錢一
萬二千餘緡米麥二千八十餘石其三班使臣短使併押
綱運並靡費不易欲令三司勘会関畫以聞從之先是選
人廩給下者至請錢七十麥兩石而已貧不足自養則往
往陷于苟賤不廉之地上聞之故更此法其後三班使臣
卒不及增　六年三月壬申詔詳定戢田知州藩府三京
兆成德太原荊南江寧府延秦陽杭潭廣州二十頃節鎮
十五頃餘州及淮陽无為臨江廣德興国南康南安建昌
邵武軍並十頃餘軍監七頃通判藩府五頃節鎮四頃掌
書記以下幕職官三頃五十畝方禦團練軍士推官軍監

判官三頃令丞簿尉萬戶以上縣令六頃丞四頃不滿萬
戶令五頃丞三頃不滿五千戶令四頃丞二頃五十畝簿
尉各減令之半藩府節鎮錄參比本處判官餘比幕職官
藩府節鎮曹官比萬戶縣簿尉餘比不滿萬戶縣簿尉發
運轉運使副比節鎮知州開封府界提点比餘州知州發
運轉運判官常平倉司提点官比藩府通判同提舉官比
萬戶縣令發運使勾當公事轉運使管勾文字提点刑獄
司檢法發官比節鎮通判蔡何許汝石塘河都大催綱管勾
机宜文字開封府界提点司勾當公事比節鎮判官總管
比節鎮知州路分鈐轄比餘州知州安撫路分都監州鈐
轄比節鎮通判藩府都監知比本府判官承受諸州都監

都同巡檢都大巡河並比節鎮判官巡檢保塞都監寨主
在州監當及催綱撥發巡捉私茶鹽賊盜駐泊捉賊並比
幕職官巡轄馬遞鎮監堰井諸州鎮寨當監並比本縣簿
尉諸州路學教授京朝官比本州判官選人比本州曹官
九年五月癸亥知制誥熊本提舉太醫局大理寺丞單驤
管太醫局後詔太醫局不隸太常寺專置提舉一員判局
二員其判局選知醫事者為之每料置教授一員選翰林
醫官以下及上等學生為之亦許本局察舉在外醫人素
有名寔者以聞願充學生者略試驗收補勿限員常以春
試取合格者以三百人為額大學律學武學生諸營將士
疾病輪差學生往治各給印帝令本學官及本營將校書

其所診疾狀病愈及死經本局管押或診言不可治即別
差人往治候愈或死各書其狀以為功過歲終比較為三
等上中書取旨等第收補上等月給錢十五千毋過二十
人中等十千毋過三十人下等五千毋過五十人其失多
者本局量輕重行制罰或勒出局其受軍營錢以監焰煙
乞取論其諸學病人願與者聽受毋得邀求　元豐元年
十月丁未重修都城畢工詔知制誥直學士院孫洙撰記
刻石南薰門上城周五十里百六十步高四丈廣五丈九
尺外距隍空十五步內空十步自熙寧八年九月發癸酉
興工以內侍宋用臣董其事役羨卒萬人剏机輪以發土
財力皆不出于民初度工者五百七十九萬有奇至是所

省者十之三後洙卒改命知制誥李清臣撰記
十一月己亥宰臣吳充王珪參知政事元絳言功臣非古
始唐德宗多难之餘乃有奉天定难之号不應盛世犹襲
陳迹况陛下即位以来上徽号至数十而不許臣等何功
乃例蒙恩乞于銜位之中悉減罷詔荅曰唐之中世時属
多虞制為功臣寵厥將吏因仍弗革称謂寔繁溢美过情
空名眩寔施之近世或適权宜襲于来今固非通制卿等
為国丞弼悃愊无華帥先臣鄰願罷功号朕欲嘉嘆其弗
敢從宜如所請于是知樞密院馮京継請從之遂詔管軍
臣僚以下至諸軍班銜内帶功臣者並罷　七年六月己
巳朔戶部言准批狀提舉汴河司言畿内諸縣民間茶鋪
亦乞請買水磨官茶其法施于京師乎以為便府界宜与
輦轂下不殊從之候二年立法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二

神宗皇帝

審官西院

熙寧三年五月詔国家以西樞内輔贊翌本共任為重矣而狃于旧制自右戚升朝以上又並擇而除授之是以三公府而親有司之為非所以過朕股肱之意也今使臣增員至百非張官置吏以總其事則不足以一文武之法而礪中外之才宜以審官東院別置審官西院差知院官兩員專領閤門祗候以上委諸司使磨勘常程差遣命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齊恢為知院兵部郎中韓縝同知以太常礼院治所為審官西院其礼院歸太常寺置局先是

上論及大使臣麽勘及常程差遣款付之三班王安石与
韓絳以為不如置審官西院付之上即令置簿未常与樞
密院議也及文彦博考乃对言其不便曰屢与大使臣因
遣差相見尚患不知其人况付審官則愈不知緩急难為
远擇矣上曰款知之不在数見彦博退上語及西院事安
石曰樞密院止是五代分置曾公亮曰款分宰相权尔上
曰前代乱豈緣不分樞密院乎安石曰綱紀修視聽不蔽
則人主权自然歸一不然雖樞密亦能專权如史洪肇之
徒是也五代用武故政出多門虽樞密宰相備位而已非治法也
故降自詔款着為韓絳及安石叶謀款沮彦博且奪其权
因建此議然先時大使臣遣差皆屬樞密院先後名次

時人亦頗患其不平也

以下至閤門祇候以上姓名差遣班簿一冊今後依此諸
司以下至閤門祇候以上并内常侍以上諸司使姓名差
遣逐季合進班簿合西院抄寫進納使相及正任横行内
臣昭宣使以上及樞密院逐房副承旨姓名差遣逐季合
進班簿今樞密院抄寫進納應臣僚奏奉大使臣奏狀合
通進銀臺司依逐項發放奉路分都監知州軍以上使臣
送樞密院本院依前項指先付吏房上脚色訖却批付審
官西院奉常程差遣等使臣並直送審官西院施行

此批会要三年六月十八日事今附本日或可删改

辛巳詔審官西院麽勘使臣依審官東院例引見 七月

甲午樞密院言嘉祐二年詔諸司使攝大將副使承制崇班小將軍共不过二十人自今攝南班有開欵差知州軍路分都監以上得替人如不足即于審官西院除有过犯及年未三十木入親民人外取未有差遣人定差

大理寺獄

元豐元年十二月戊午以权知審刑院度支郎中崔台符為右諫議大夫大理卿屯田郎中直史館权發遣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蹇周輔太常博士权判都水監楊汲為少卿丞及檢發官令奔官以聞先是上以国初廢大理獄非是以問孫洙洙對合旨于是中書言奉詔開封府司左右軍巡院刑獄皆本府公事而三司諸寺監等凡有禁繫並送三院繫囚猥多难以隔訊又盛暑疾氣熏染多致死亡官司各執所見吏属苦于諮稟因緣留滞動涉歲時泳為未便參机故事宜属理官今請復置大理獄應三司及寺監等公事除本司公人杖笞罪非追究者隨處裁決餘並送大理獄結断其應奏者并天下奏案並令刑部審刑部詳断大理寺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專主推鞫檢法官二人餘悉罷應合行事委本寺詳具以聞從之台符等既受命作大理寺凡十有七日而成　二年正月戊子手詔大理寺日者修奔墜典釐正戢業俾治官府獄事前代章程湮滅歲久不可復知今所圖畫皆以義起推掄規模不少寬假必难称办苟官吏各懷顧忌于驅遣之際或至逡

廷則稽留弊害无　前者其本寺丞事勘鞫可且依推制
院及御史臺例不供報糾察司斷訖徒以上旬具犯由申
中書樞密院刑房置司及一年別取旨其後及一年乃復
詔依開封府例供報糾察司　丁酉置大理寺勾當公事
官二員以大小使臣充　二月甲寅詔大理寺官人可依
御史臺例禁出謁及見賓客　三月丁丑上批大理寺長
貳丞主簿家屬既不在治所如遇休暇宜止各輪一員在
寺餘歸休庶制可經久人无憚惓其著為令　九月壬午
詔翰林學士李清臣所撰大理寺記凡朝廷修廢官事之
本末小大无不該載惟崔台符等首被遴掄考舉墜典而
能　滯訟獄无淹囚独不得掛名其間尚為闕漏宜送清
臣增入　三年正月辛未詔大理寺鞫罪人依開封府例
報糾察司後大理寺乞旬具徒以上事報糾察司許之開
封官準此仍詔糾察司如察訪得雖非徒以上而出入不
當許索文案點檢　六年六月元豐間詔大理兼鞫獄所
承內降公事上下皆曰是詔獄也意必傳重少卿韓晉卿
独持平覈寔无所覘望人以不寃上知其才凡獄难明及
事繫权貴者悉以委晉卿

孔子廟庭配饗

熙寧七年十二月庚寅判国子監常秩等乞立孟軻楊雄
像于孔子廟庭仍加爵号又乞追尊孔子以帝号詔兩制
与国子監礼院官同詳定後不果行

翰林李士楊絵以為加帝号非是當求絵設附見于此
范祖禹誌絵墓云絵言不必追尊
元豊二年正月己丑京兆府李教授蔣夔言春秋釋奠以
孔子為先圣顔子為先師先圣之樽在西先師之樽在東
肆祭器寔牲体盥手濯爵奠幣讀祝拜跪登降進退之節
与孔子无少异而九人之像坐于兩旁樽酒豆肉不及且
孔子師也顔子雖大矣与九人者徒也乞下臣設欲礼官
薦享祝献顔子降于孔子九人降于顔子以正開元之失
礼詔礼院詳定礼官言唐顯慶二年長孫无忌設案永徽
之令改周公為先圣孔子為先師漢魏以来取舍各异顔
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為先圣今看詳孔子顔子

秩号歴代各有拠依难輙更改配享正享礼意本一儀物
祝献亦难降殺所乞進九人亦在礼典盖州縣旧釋奠儀
未有十哲從祀之文檢会熙寧礼儀十哲皆為從祀各設
边二豆二俎簠簋爵各一命官分献一奠而止乞自今三
京及諸州文宣王廟十哲像春秋釋奠並準熙寧礼儀從
之　七年五月壬戌詔自今春秋釋奠以邠国公孟軻配
食文宣王設位于兖国公之次荀况揚雄韓愈以世次從
祀于二十一矣之間並封伯爵况蘭陵雄成都愈昌黎初
晋州州李教授陸長愈言近封孟軻為邠国公謂宜春秋
釋奠与顔子並配下太常而太常少卿葉均博士盛陶王
古楊傑辛公佑以謂凡配享從祀皆孔子同時之人今以

孟軻並配非是礼部看詳唐正观二十一年詔以漢伏勝
高堂生晋杜預范甯之徒二十一矣与顔子俱配享孔子
庙堂至今犹為從祀豈必其同時之人也孟子于孔圣之
門當在顔子之列至于荀况楊雄韓愈皆發明先圣之道
有益斈者未及配食誠為闕典伏請自今秋釋奠以卯国
公孟子配食荀况楊雄韓愈並以世次先後從祀于左卯
明等二十一矣之間案左卯明至范甯等二十一人並封
伯爵乞荀况楊雄韓愈亦封伯爵自国子監及天下至圣
文宣王庙皆塑卯国公像同其冠服同兖国公仍畫荀况
等像于從祀之列荀况在左卯明之下楊雄在刘向之下
韓愈在范甯之下冠服各從封爵均等又以為非是礼部
言均等援拠不經无足取者于是從礼部議而[illegible]是詔又
詔斈士院修撰贊文

景灵宫繪像

治平元年三月丁酉命入内都知任守忠权戶部副使張
燾提舉三司修造案勾當公事張徽作仁宗神御殿于景
灵宫西院八月殿成名曰孝爰别殿曰寧直燾因請圖乾
興大臣于殿壁繪像自此始

按景灵宫寔始大中祥符以奉祠圣祖遠天圣初乃易
易其旁之萬壽殿以為真宗館御之所治平建仁宗之
殿曰孝爰熙寧建英宗之殿曰英德而宣祖藝祖太宗
之殿曰慶基曰開先曰永隆母后之殿曰隆福重徽彰

德廣孝皆旧寓于佛老之宮亦在都邑与夫郊野之外歲
時奠謁或不克躬行而清蹕所臨動涉塗巷百工執事疲
于奔走陟降跛倚而不恭殆非所以致斋莊之誠孝廣欽
之本也神宗天錫至智超然远覧功成治定之際乃詔有
司度宮之東西建六殿為原庙奉　祖宗之灵設以昭穆
之次列于左右又為别殿五于其北以奉母后其經營締
構規模程度靡不素定按圖即工成不期月观者駭异
以謂非造化融結孰能若是之壯麗神速也又以宣祖潛
真隱耀寔基王迹歷数所鍾自　流澤故名其殿曰天元
藝祖膺命造邦撥乱反正兵不再試五服未享故曰皇
武太宗親執晋俘混一區夏罡載之内莫不嚮方故曰

大定真宗登封告成文物昂盛珍符上瑞應圖合諜故
曰熙文仁宗德教善政康濟天下涵養罡露四十二年
納斯民于仁壽之域故曰美成　英宗誕膺景命以紹
文祖天人和同远迩綏靖故曰治隆事辞称情名寔无
爽雲漢昭晰諸門閎四方搢紳傳誦于今不絶
元豊五年九月癸卯修定景灵宮儀注所言儀制令諸庙
社門宮門各二十四戟唐太清宮九門亦設畫戟切惟景
灵宮天興門及宮外門本以欽奉天神不應立戟神御諸
殿既緣生礼以事祖宗謂宜依儀制令宮門之制每門立
戟二十四從之　十一月己卯詳定礼文所言壬午景灵
宮奉安輝德殿三后衍慶殿三后歆每殿三位同用一祝

板不特拜詔每后各用祝板及特拜　辛巳奉安礼儀使
宰臣王珪蔡確知樞密院孫固門下侍郎章惇中書侍郎
張璪同知樞密院韓縝尚書右丞蒲宗孟及百官等班集
英殿門上詣藥珠凝華等殿祖宗神御行告遷礼至慈聖
光献皇后英宗皇帝坐号慟久之羣臣莫能仰視于是珪
等奉神御升綵輿赴集英殿有司請皇帝還內上不聽每
英殿礼儀使以神御綵輿行奉安于景灵宮　十二月丁
已詔景灵宮繪像臣僚本房文下兩廊以上取无人食禄者
如俱无人食禄或俱有人食禄均者取最長未均即食禄
人少者取最長仍以子孫為次序若子孫亦係繪像本房
見无人食禄即更不問別房應推恩人願与以次及別房
者聽　六年三月辛巳太
批白景灵新宮成群臣献歌頌者以十數独希孟之文可
観也　八月乙亥詔自今
差閤門祗候或看班祗候
揖祗應　十二月自景灵宮十一殿成上每行献朝之礼
凡百餘拜及継仁殿又哀慟良久　七年正月癸丑吏部
言准詔定奪給像臣僚之家食禄人法看祥致仕俸俸半
七十以上受官事故勤俸无叙法残疾不堪入仕不理遷
限之官欲垂為不食禄從之　四月壬辰朝献景灵宮至

天元殿观之草宰臣王珪等称賀仍宣從官以上賜茶自
是朝献畢皆御斋殿賜茶　九月戊申戶部尚書王存言
準詔具析安守忠豫絵像因依勘会所采臣僚勲績並于
國史寔禄考求事迹挑本傳所載贈太尉安守忠有戰功
政績當預絵像其捧日左廂都指揮使欽州團練使安守
忠史冊无載即无豫絵像人数詔景灵宮改絵贈太尉安
守忠像併推恩其家先是景灵宮絵像晉勾官誤以欽州
團練使安守忠充数而贈太尉安守忠之孫是言故命存
考定而降是詔

修太一宮

熙寧四年十一月丁亥遣將作益官度地修太一宮先是
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挑太一經推筭熙寧七年甲寅歲太
一陽九百六之数至是年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九
之災太乙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終或元之初陽九百
六當癸丑甲寅之歲為災厄之会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
都可以消异為祥窈詳五福太乙自雍熙甲申歲入東南
巽宮故修東太一宮于蘊村天圣己巳歲入西南坤位故
修西太一宮于八角鎮伏望稽詳故事崇建宮宇迎五福
太一于京師上省其奏乃命度地建宮于集嬉观之東
五年六月乙卯礼院言中太一冠服依東西太一而東西
太一帷五福君綦冠通天冠大遊以下皆冠道冠案史記
天神貴者太一之佐曰五帝又方士言十太一皆天尊神

伏請並用通天冠絳紗袍從之　六年四月乙酉中太一
官成以右街都監真請大師陳景元為宮主景灵宮抱一
大師蓋善言副之餘知戢散中道士令景元博選有行業
精潔之人毋过二十人　悉依東太一宮例　九月
辛酉命宰臣王安石為奉安太一使樞密院陳升之叅知
政事馮京王珪樞密副使吳充蔡挺為前導官龍圖閣直
學士孫固管勾鹵簿儀仗入內都知張茂則都大管勾
十一月癸丑冬至奉安中太一神像德音降天下繫囚襍
犯死罪徒流以下釋之應諸路災傷民戶本名稅物失計
致違免者限不該檢放者監司体量監放先是上以久旱欲
因冬至發德音順承太一之貺手詔令輔臣相度王安石
等請如詣旨擬合施行事目進呈上于禁中增入檢放一
節蓋上察于政事卹民如此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三

神宗皇帝

种諤城綏州

治平四年六月陝西轉運使薛向言知青澗城种諤招西人朱令陵最為橫山得力猶長已給田十頃宅一區乞除一班行使誇示諸羌誘降橫山之中詔增給田五頃向在英宗時嘗獻西陲利害十五篇去冬又上疏罷其敵五利一曰遜將師以制其衝二曰亟攻伐以罷其敵三曰省戍兵以寔其力四曰絕利源以弊其国五曰惜經費以固其本遜才謀居要害任权变廣招置募鄉導行反間使其君臣携貳自相屠戮用智而不用力所以制其衝也設先奔

之策行浅攻之術諸路分拠地勢掎角進兵声援相及若首應尾使其備東北則擊西南狃以歲月勞于奔命所以罷其敵也東兵屯戍去逸就勞不知膚情不習地勢坐縻廩食欲戰先北今若省之全任土兵減費重威所以寔其力罷其賜予禁其市易絶其塩利設官致兵杜衣食之源所以弊其国也今数道宿兵調度絃急稍失経畫則徒困良民而无補国用宜鉴康定之失蠲倉卒之暴任公寔之謀使府庫充牣而農商不残士飽氣勇以攻則克以守則堅所以固其本也疏奏英宗称善尝置左右上見而奇之会边臣多言横山族帳可招納者是日辛未召向入对密賜金五十両及辞去又賜金几向所陳計策上皆令勿語

両府自以手詔指揮樞密使文彦博等皆執不可宰相曾公亮独賛之上先以向所上疏併西陲利害付文彦博今具可否條利録進彦博奏陳观向之所陳大要有五上三策不待論而利害可知所謂惜経費者此乃方今至切之務最要講求向云自寶元初守官陝右出入兵間首尾七年目覩心計固宜詳悉然謀政料敵老将所难兵者大事不可輕言之古人論兵至謹至重向謀雖可採言亦似輕誠願謹之重之　九月先是薛向种諤言蕃部嵬名山有帰附意及高遵裕还自夏州又言若納嵬名山則横山之民皆可招来　己亥司馬光上疏窃聞边臣言赵諒祚部輕泥側嚷欲以横山之乗攻諒祚帰命朝廷許令招納進

謀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為今之計莫若收拔夷俊隨材
受任以奔百戰有力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庶政選擇監司
登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寔倉庫詢謀
智畧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剪戮桀黠以立軍法
料簡驍銳罷去羸老以練士卒全整犀利變更苦窳以精
器械俟百戰既奔庶政既修百姓既安倉庫既寔將帥既
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為陛下之所欲為
復灵夏取瓜沙平幽薊收蔚朔无不可也疏奏上責樞密
使文彥博曰輕泥嚷側司馬光奚由知之且言光忽躁欲
加重責始有復还翰林之議　壬寅司馬光对延和殿言
趙諒祚称臣奉貢不當誘其叛臣以興边事上曰此外人
妄傳耳无之光曰外人言楊定高遵裕薛向王种建是策
上曰数人者皆習边事但使之安集热户耳光曰王种多
詭詐尝嗾羌叛而招之以為功今以其父用之正如赵之
將括耳且陛下知薛向之為人否上曰知之光曰以為端
方以為險巧上曰固非端方士也但以其知錢穀及边事
耳光曰錢穀誠知之河朔見錢穀至今為利边事則未知
也　九月中書樞密院議边事多不合赵明与西人戰中
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鄣逵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
書已下褒詔御史中丞滕甫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
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勅大臣凡戰守除帥
議同而後下上善之　十月先是六月种諤奏諒祚累年

用兵人心離貳嘗欲發橫山族帳盡過興州族帳皆懷土重遷以故首領嵬名山者結綏銀州人數萬共謀歸順既已直奏且申經畧司陸詵報諤先諾嵬名山自能捍禦夏人則受之若欲入居塞內則勿受也諤言當令于綏銀住坐其七月詔下諤奏付詵乃詔薛向至延州召諤赴經畧司審寔密議措置以聞詵等共畫三策使名山直取諒祚不能取則守其地以拒之最下乃退係兩界不折地遣張穆之入奏詵意朝廷必不從也已而向与穆之偕行令穆之盛言招納之利尋有詔從詵等所畫策諤遂遣諜者与嵬名山約日会綏銀不復告詵沛詵累戒諤毋泳入應抵時諤以先諾嵬名山度詵必不許發兵丙辰悉以所部兵与折繼世先發戊午会于懷寧寨庚申入綏州遂興叛築壬戌繼世入銀州嵬名山所部族帳悉降酋首三百戶一萬五千口四萬五千一百精兵萬人孳畜十餘萬分處族帳于茭村及懷寧寨詵始得諤狀大驚即劾諤抎興兵遣書文彥博曰開闢以來未有此也嵬名山本熟戶自幼被擄為銀夏綏州軍司有小帥三千餘人牙頭吏史屈子者狡獪為乘貸諒祚息錢不能償時大飢諒祚數点兵屈子乃說諸小帥密謀內附假托名山諤即奏之募熟戶韓輕持蠟彈与名山以誘納之輕独与屈子語名山寔不知也及輕振諤如期發兵折繼世卒會直抵名山帳名山驚起屈子及小帥脅之曰宗兵十萬至矣名山遂降諤初城綏

州縛氊為搂魯狀賊望見驚以為兵始至而城守已具若有神祚乃引去八日之間賊兵三至諤輒擊却之其後拾遺中使接边帥召諤議事賊盛兵入寇諤回宿懷寧使嵬名山率其屬以百人挑戰踵以正兵至吾祠谷升拠其險諤曰賊失此利吾勝必矣既而望見賊中指呼若將持突狀乃分裨將燕達刘甫為兩翼諤居中為三軍令聽吾鼓声緩則徐進急則疾戰又使寨中人老幼悉乘城持挺張布囊為疑兵諤手劍不介而馳之城中上下皆鼓噪賊中方披靡驚視三軍已萃于陣中央賊益紛乱其腹心皆潰我軍所向衝擊追奔二十餘里斬首七百餘級获駞馬戈甲萬計綏州既城議者以為孤城泳寄賊禁難守不如棄之諤独謂此扼三大川曰夏人号曰李王心古者上都言其地形高下視諸郡也且其旁多沃壤誠分處屬国置弓箭手萬人可減屯戍省饋餉边足以强因請乘勢大斧盡復河南陳五可取之策諤尋得罪去权發遣秦州李師中言夏人方入貢叛狀未明恐彼得以藉口徒起釁端无益于事　十一月鄜言經畧司言夏国宥州諜蕃部嵬名山等五百戶内附折馬山將兵入界招收乞以嵬名山等还本国及誅馬山馬山即継世蕃名也樞密使文彥博以為諒祚称臣奉貢今忽襲取其地无名請歸之御史中丞滕甫知諫院陳荐揚絵皆請治薛向种諤罪以安西夏不聽

丙戌韓琦叛相州上喻以嵬名山事欲今琦暫往相州

却未永興經撫西边琦退而上疏曰臣元不知朝廷措事本末不審投來蕃族得其壯兵幾人种諤所領熟戶又復若干朝廷又不曾与逐路帥臣預謀及新經優賞之後災旱民困之時未有大段錢帛粮草兵刃戰具准備及開展興修城控扼要害扞衛投漢蕃族次第是日十二日丙戌改命琦判永興軍兼陝府西路經畧安撫使賜手劄取令治裝并封示蔡挺李肅之所奏事琦即奏曰薛向始議招誘橫山一帶蕃族已而种諤拉取綏州起此衅端朝廷急遣向往遂主諤議檄諸路奔兵牽制環慶李肅之領兵七千破蕩族帳乃是奔无名之師及殺戮橫山老幼豈招誘耶經原蔡挺又欲合还慶兵直趍興灵帥臣肆意妄作自棄誓約取怨戎狄以開禍乱之原臣朝夕引道非难但边事倒錯如此須稟朝廷成筭願召二府大臣早決之　丁亥夏人欲執景珣來献以易嵬名山判延州郭逵言夏人詐謀不可信若納珣而拒名山則棄前恩生後怨朝廷乃拒之　丁酉以嵬名山為右千牛衛上將軍　癸卯鄜延路經畧司言知保安軍楊定都巡檢侍其臻順寧寨張時庸与西人于界首議榷場事被誘过界並為所殺楊定每奉使至諒祚所常私見諒祚称臣拜謁許以緣边熟戶歸之及种諤取綏州諒祚以定為賣已故并臻及時庸誘殺之　十二月壬子樞密院言西事方興用兵有漸欲預戒諸路帥凡十四條一協心講求兵政各務周知利害二躬

訓練士卒令武藝習熟三熟知山川險易道路遠近敵人情偽四鑒康定用兵失策五熟議戰守之兵各有定數兵有定將量力應敵六緣边小堡若遇大寇併入大寨七賊寇大入赴救牽制毋得观望及輕奔動八精選間諜候賊動息九詳行軍賞罰倉卒易以處分十愛惜边儲毋得妄用十一机宜官整比文書以待緩急處制报應十二机宜官毋得与兵官过從結納十三毋得冗占兵士妨訓練戰守十四約束未盡續條列利害以聞從之是月韓琦至長安先是諸將得鄰帥或監司移文即領兵入西界紛乱无節制琦入境亟檄諸路非主帥命奔兵者軍法從事諸將自是乃知紀律初薛向賈逵等議欲留綏州令折継世統降人守之詔琦度其可守可棄以聞已而西人誘赦楊定等琦即奏賊今若此綏州不可棄也請從向逵等議樞密院以詔旨詰之琦復奏綏州川内甚有膏腴空閑地若令降人嵬名山与折継世等因而拠之其手下人戶皆令在綏州州内相近居處各人知有產業日久可自存活自然并力以扞諒祚自合机会蓋欲以空城付之使數萬必死之兵牽制西人常令屯守隄備曠日持久自當疲弊今以納其降人得城与地而反自棄之乃是先形自弱之勢也朝廷前降指揮許以綏州城与嵬名山椎坐亦是全朝廷信約若更厚撫継世嵬名山使过所望則必各盡死力以報朝廷是以敵攻敵于国用別無所耗萬一二人者他日不

能抗而失之亦不繫国家边鄙利害則諒祚所損固不勝其計矣諒祚戰数敗国中飢困以琅噹鉄鎖錮殺楊定將献之求和未行而諒祚病死其子秉常嗣立乞遣使告哀琦因奏當此変故尤非弃州之時願且留数月以观敵情他日再許納款犹可為設論之端樞密使文彦博呂公弼恥于中変督促弃州如初琦亦條陳不已上遣入内押班王昭明齎手詔訪琦利害琦復具奏乃詔綏州如琦設熙寧元年二月种諤奪四官隨州安置初有司奏劾諤抗興生事詔繫長安獄或以咎諤諤曰嵬名山奔乎約降既聞于朝矣若緩以待命事机一失則数萬之乎快于賊手為边生事不細吾寧坐死以就国事乃悉聞當路簡所与簡牘置对无一語罣人惟自引伏雖該陝西曲赦終坐責先是樞密院以上意與鄢逵毀棄綏州曰国家封疆萬里豈与犬羊争尺寸之地逵未至賈逵遂以兵驅降羌出寨外云悉已逃去掌机宜文字赵卨言綏州不可棄毀劝逵招集降羌使还守綏州不然且為边患逵從之及韓琦令鄜延勿給嵬名山粮追还戍兵若諒祚攻嵬名山亦勿救也逵以為不可琦遣刘航往詰固逵執不可曰如此則降羌无以自存皆潰去矣逵從之是月運丹州粟以給降羌人日三升逵因選其强壮千餘人刺為兵餘丁皆刺手為忠勇字使不得逃去又以兩不耕田尺綏州旁近閑田給之使耕其初降時并老弱凡二萬餘人死于戰疫及逃去

僅存萬餘人耳三月庚辰夏国主秉常告哀使薛宗道等十三人至命新河北轉運使韓縝陝西經畧司勾當公事刘航就都亭西驛詰問賊殺傷楊定等及虜掠熟戶不遣使賀即位降詔不承等事宗道言李崇貴等見已禁錮俟朝旨至即拘送及陳夏国子母悔过惟命是聽之意上乃令縝諭旨今為夏国畫長策度彼親貴任事守令亦必止三五人欲並自朝廷除官仍于歲賜内割五萬數定充所除俸給所貴同心助国効順中国　五月丙戌郭逵言夏国遣人奉誓表送殺楊定人偽六宅使李崇貴韓道喜及所虜去定子仲通已至界首詔遣使臣二人監管崇貴等乘馹赴闕楊定等死逵密詗边吏得殺定等首領名諜告曰夏人將斬殺定之人于境以謝罪逵曰此時斬囚以紿我檄宥州詰人且曰必執李崇貴等來虜曰殺之矣逵曰崇貴等見存戢任狀貌如此何可欺也夏人惧乃以寔告初薛宗道受韓縝所訴歸白秉常不許宗道始歸逵言朝廷欲以官爵授秉常左右任事之人彼主幼国疑當受詔借或受之必偽立姓名以邀金繒且彼既恭順宜開布大信以示威灵所加不宜誘之以利秉常固不受詔如逵所言　六月癸亥賜知渭州蔡挺勅書奬諭以韓琦言鎮戎軍葉燮会乃控扼西界要害處独挺能修築堡寨凡錢粮材木板築之具皆不愆于素而又能廣招弓箭手使不費衣廩而兵備益葺初秉常遣使告哀琦言西

来与朝廷相絶今遽遣使来告即見其国内飢喪乗
此危迫故急来赴訴此時若不直以彼国前違犯誓詔之
事先行詰責及令縛送害定等人李崇貴等帰朝廷以雪
数家之寃以正国体俟其一一順服然後許苟便如此元
昊身死之初亟行小童策命之礼且要无事即恐一失机
会轉难控制遂以便宜檄挺與役葉燮会後賜名曰熙寧
寨　七月以陳升之知樞密院事初升之与文彦博固争
楊定不可使上不聽定既被殺上思其言于是復召用之
時薛向貶信州道逢升之盛言得綏州之利升之再入遂
言綏州不可棄与彦博异議　十二月庚戌賜夏国主嗣
子秉常詔曰朕肇膺皇歷奄宅萬邦凡撫远人必推大信

乃顧西陲之守寔殫累世之忠爰自近年頗隳故矩以至
間令首領誘害边臣寖違憲度之常自絶貢輸之路才行
詰問忽報凶哀而能懲事以謝愆瀝哀而請命今方罹于
荼毒當曲示于慰存乃復羈送罪酋載馳使介願堅誠節
規款自新今又奉表反已禀從圣旨帰納寨門安远二寨
仍乞别進誓文永遵臣礼詳覧来請朕甚嘉之候誓表到
日即遣使封冊并以綏州給还所有歲賜自封冊後並依
旧例　薛宗道既得罪秉常更遣都羅重進来言曰主上
方以孝治天下而反教夏国之人叛其君何哉朝廷乃罷
分賜酋豪之議止令帰納二寨还以綏州重進凡三往及
議之于是始奉表聽從故朝廷答秉常詔許行封冊然犹

未遣使也　丙辰詔夏国赦楊定人李崇貴韓道喜並免
決崇貴刺配洪州道喜編管盧州　己未奪楊定出身以
来文字籍役田宅子仲通廣南編管定左右賣国朝廷初
不知既被赦猶贈官及崇貴等至事乃露故有是命　二
年三月戊子夏国主秉常進誓表請給还綏州即帰塞門
安远二寨乃以誓詔答之候交割二寨始还綏州　七月
己丑　上嘗以西夏累世桀驁背惠寇边朝廷每遇罷兵
處置无法以致悔慢乃詔文彦博等各言边防久远備禦
之策及降手詔付陝西河東帥臣條上便宜至是採合羣
策凡十六門奉旨裁處又增十事仍令擇使持所著便宜
与逐路帥臣再議論審擇可否候至則再具擬定取旨十

月改綏州為綏德城其知城以下防托兵官使臣委鄭逵
選差把截堡鋪守禦兵馬器械等並從長處置以聞先是
韓縝与夏人議許令納安远寨門二寨还以綏州鄭逵曰
此正商于之地六百里也縝詰夏人曰二寨之上田何如
夏人曰安有遺人衣而留領袖乎縝信之秉常既受封冊
遣使来交二寨逵令主管机宜文字赵高往受之夏人欲
二寨綏州同日交逵使先交二寨地界然後还綏州夏人
曰二寨塞基是也何地界之有高曰若不得地界但得此
二墻墟安用之因言綏州与之亦用兵不用亦用兵边備
未可弛也時已有詔俾逵焚弃綏州逵曰一州既失二寨
不可得中国為夏人所賣安用守臣為願以死守之藏其

詔不出具奏乞召高赴闕詢之上得奏大驚顧謂文彥博曰不知綏州今存否亟問之彥博等皇恐即降詔云某月日指揮不得詔至屬僚皆驚曰前詔云何未之見何也逵徐出示之皆嘆伏逵乃以前詔上言綏州具存且自効違詔之罪詔褒逵曰淵謀秘畧悉中事机有臣如此朕无四顧之憂矣于是詔城綏州不復以易二寨　戊戌蕃官礼賓使折繼世為忠州刺史左監門衛將軍嵬名山為供備庫使仍賜姓赵名懷順以其防托綏州曰久故也　己未夏国使者罔[賓]訛來謝封冊王安石曰今既封冊秉常宜堅明約束勿令边將生事妄立城堡爭小利害自作不直上以為然　四年九月庚子夏国主秉常遣使昂聶嵬名

嚷荣等入貢表乞綏州城願依旧約詔答曰所言綏州前以降詔更不令夏国交割塞門安远二寨綏州更不給还今復何設止令鄜路安立綏德城界至外其餘及諸路並依見今漢蕃住耕牧界至立封堠掘壕塹内外各認地分樵牧耕種貴彼此更无侵軼俟定界畢別進誓表廻頒誓詔恩賜如旧其表詞曰臣近承边報傳及睿慈起勝残去設之心示繼好息民之意人神胥悅海宇歡呼仰戴誠泳抃躍曷已恭惟皇帝陛下泳窮圣慮远察边情念兹執戟之劳恤彼交兵之苦豈謂一城之地頓傷累世之盟覬斥边吏之云為乃是天心之惻隐况此綏州居族歲久悉懷戀土之思搆憤情泳終是爭心之本遠施命令早為拔移

得遵嗣襲之封永奉凝晟之德竚使枕戈之士翻成執耒之人頓肅疆場重清烽堠顧惟幼嗣敢替先盟翹仰中宸願依嗣（誓）約貢献贄寶豈憚于踰沙向日傾心弥堅于述職偽季士景珣之詞也　十二月甲寅詔鄜延路經畧司定立綏德城界又遣官往諸路緣边封土掘壕各認地分知登城縣范育陝西轉運司勾當公事呂大忠皆辞行育言溝封之制非今日之先務其不可為有四抑又有大于此者臣聞言至不納而天下莫之欺德至不爭而天下莫之校前日疆場常晟矣一旦約敗兵拏闌者跌于前耕者沒于後而封溝不足恃矣（曩）衅動情睽詭計百出使人左復甲兵右興金繒朝委而烽烟夕奔其約誓不足制矣故保疆場不如立約立約不如敦信信定于心而已矣臣又聞周官大司徒立封溝于邦国都鄙至于不服則戢方氏辨之而已行人制員而蕃国不与焉蓋圣王之于夷狄嘉善而矜不能以為号令賞罰之所不加則責之意略尔戎狄之情难知其服未可信其弱未可輕臣願陛下蒐簡軍寔選將屬師積穀塞下以御其変消患于无形制勝于不動凡此今日撫戎之先務也大忠言伏聞朝廷將使立定夏国地界此誠　陛下安边息民之策恐不在此臣輙有五不可之說非徒五不可又有大不可者一焉无定河東滿堂鉄笳乎一帶地土最為膏腴西人賴以為国自修綏德城數年不敢耕墾極為困撓窃聞今来願于綏德城北退地

二十里東又止以无定河為界如此則安心住坐廢田可以盡開彼之奸謀蓋出于此若遂使得志一旦緩急鄜延可憂此所謂大不可者一也又言臣等被命而行不敢不先示以信上全国体萬一疎虞則朝廷如何處置移文詰問必謾然不報奔兵討罪又力所不堪復与之和勢皆在彼百端呼索須至含容挫損天威无甚于此不可不慮也王安石不以育大忠所言為然白上曰臣謂朝廷但遣育于延州立封溝非遣育于夏州立封溝于周礼有何違异大忠言但當擇師不當立封溝臣謂朝廷但遣大忠立封溝即不擇大忠擇帥育与大忠恐不可遣乃差刘宗傑及鮮于師中樞密院初不欲立封溝及訖差官先擬薛昌朝上既不用昌朝而育与大忠訖復异昌朝育皆中書所斥者故安石再疑文彦博等設意沮已云　五年四月丙寅詔鄜延經畧使权發遣延州赵卨于綏德城界相度要便有水泉處修置堡寨先是卨欲乘夏人不意占拠生地築堡寨上問執政如何僉以為卨不肯妄作宜從所乞王安石曰今日要与夏人絶即明絶之要与和即須守信誓既約彼商量地界遽出不意占拠生地非計也兼我所以待夷狄不在数里地不計有无上曰朕亦疑此計未善因令卨具析利害以聞卨請築堡寨于界内乃降是詔　丁卯詔赵卨候分畫地界畢繳納先許便宜行事指揮　八月壬午夏国進表不依旧式但謝恩而不設誓又不言諸路

商量地界事梱密院共以為疑上問如何王安石曰中国与夷狄要以宗社殄滅為誓非得已今彼如此但降荅語甚善文彦博曰如此即今年防秋如何上曰便得誓表如保何便保彼不便為要彦博曰盟誓自古所有要之天地神祇尚恐其変若更死此如何可保安石曰若盟誓可賴則夏国引前誓足矣臣恐誓与不誓皆不可保然彼既得歲賜又不便敢旅拒彦博又以為羌人狡猾色藏不可知如何便敢偪安石曰其勢可見即其情可知恐不足过慮徹偪死妨彦博又曰有明盟誓則彼違盟誓我有辞安石曰若力足以制夏国豈患死辞馮京曰太祖得蜀人与河東蠟書曰我伐蜀有辞矣安石曰太祖偶然有此語若蜀可伐雖死蠟書太祖不患死辞如太祖伐江南豈有蠟書但我敢行王政尔乃拓命一方便為可伐之罪如夏国既称臣未嘗入覲以此伐之亦便有辞臣以為不患死辞患死力制之而已上以為然乃降荅詔　平丑权發遣延州赵高為起居舍人仍賜紫章服以定綏州地界之勞也初夏人屢歛款塞每虚歛摇边上手勅問方畧高審料形勢為破賊之策以献遣曲珍呂真分赴東西路与兵千人銓轄李自恃宿将謂高儒者不知敵情曰虜豈盛夏来耶誠遇敵千兵何為請罷之以待防秋高笑不荅賊方以四萬衆自間道歛取綏州至魯疋崖遇曲珍以吾為知其謀皇駭亟載呂真継至賊敗走俘斬千餘是秋諜言虜大閱将入

寇　惧亟請濟師高不聽边亦无警坐諜者　芽慙服賊自失綏州懷未能已屢測朝廷意高揣知其情奏言賊使請和必欲畫綏州界望今聽本路經畧司分畫歲賜則以通和之日復焉于是事定高謀居多故賞之

此拠范百禄所為墓誌銘

韓琦築甘谷城

熙寧元年七月乙亥名秦州新築大甘谷口寨曰甘谷城即篳篥城也先是韓琦遣李立之馳奏請修篳篥城樞密院难曰篳篥城是秦州熟戶地土將来興置一兩處接連古渭又須添屯軍馬計置粮草復如古渭之患琦復奏曰切观後世圖制匈奴患其西兼諸国故表河列郡謂之断匈奴右臂隔絶南羌今西夏所拠盖多得匈奴故地昔取一時之議廢弃灵州以来因失断臂之势故得明元昊更无忌憚得以吞噬西蕃以至甘凉瓜肅諸郡至寶元初始敢潛号遂一向攻脇秦渭諸蕃近年西人復將西市城修葺建為保泰軍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去漢界之近自前未有也久在西陲諳知边事者皆謂城篳篥則可通雞州右渭城外禦之势隔絶得西人并吞古渭一帶諸蕃与山葯木政　唐寺族相結之患臣復見涇原路原州有明珠滅藏康奴之族廣有人力以居處恃險從来点集不起後范仲淹于三族之北与西界相接處修置靖安綏寧二寨佛空平耳垛城二堡其明珠三族于是不敢作故聽從点集

若渭修城之後有積聚粮草之費臣以為不然蓋篳篥既城則秦川三陽伏羌永寧皆在近裏可以均匀抽減逐寨之兵彼往屯泊更有剏置酒務場課利相兼充贍詔從之

初秦风副都總管楊文廣受韓琦檄篳篥篳篥城文廣即飭諸將敵言城噴珠率乖至其處日已暮乃急趨篳篥屯列既定遲明敵騎大至知不可犯而去遺書當白国主以数萬精兵逐攻文廣遣裨將襲其後所获甚多或問其故文廣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必爭之地彼若知而拠之則未可圖也文廣業之孫也韓琦又言已揲秦风路于擦珠谷築一大保侯畢工乞廢罷納迷山丹菜园白石了鐘五保使臣戍兵擦知堡成賜名通渭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四

神宗皇帝

韓絳經營西事

熙寧三年九月乙未工部侍郎參知政事韓絳為陝西路安撫使度支員外郎直舍人院呂大防為宣撫判官先是絳奏以夏人寇慶州陝西用兵請出使王安石曰臣于邊事未嘗更歷宜往上亦歎用安石乃曰王安石未嘗行邊今可出使也絳以為朝廷方賴安石不宜往安石曰朝廷所賴独韓絳耳上卒遣絳仍賜絳詔如有机事不可待奏報聽便宜施行二十四日詔當考甲辰詔報政官同諸韓絳第別絳絳以翌日西征也呂大防与絳建功守二議其

一止絶歲賜以所費金帛及汰去疲兵衣粮分給諸帥別募奇兵騎將伺其間擇利深入破蕩城寨招收部落如西賊大舉乘寡不敵則勿与交戰俟賊退兵散預約隣路間道設伏邀其歸路其二嚴為守備賊至則堅壁清野退則出奇兵邀擊又言兵不精將不勇求以勝敵自古未有為今計莫若選募兵將盡其智力漢之名將多以良家子從軍晉馬隆出救涼州不用州郡旧兵于京師立標簡募自旦至日中得三千餘人深入轉戰千里之外遂能破敵立功此募兵之効也漢魯奇以偏將軍應募先登唐婁師德以御史應募為猛士此募將之効也及絳至陝西即募壘刼賊盜及亡命罪人為奇兵又分蕃漢兵為七軍以行擾擊牽制之策又言用兵之始諸將尚循故態則必致悞事乞惟聽宣撫司統歸一体矣又言朝廷已絶歲賜又断和市此二者是絶賊之大命理須必爭我必先為之計以挫其謀且星居鳥散不能常聚点兵数千動須累曰彼之所短也建營立戍一二萬之中旦夕可集者我之所長也分路置帥奔一路將兵除守外不滿二萬者我之所短也率数十萬乘專向一路以多擊寡者彼之所長也异時常以我之所短抗彼之所長所以屢敗今七將並出伺其未集便行擾擊似是擊我一處則六處牽制一處堅壁使虜防救不暇制敵之命无出于此然後招懷无所不可矣　十一月癸巳赵高权同發遣提点陝西刑獄時絳

方設大發兵取横山高言大兵过山界皆砂磧乏善水草又无險隘可控扼臣窃危之若乘兵威招誘山界人户處之生地不先儲峙不建城寨則难以安集今夏国屡為西蕃攻擾必欲乘虚破賊當先経畫山界控扼之地然後招降不然勞師远攻未見其利也　乙卯詔判延州郭逵赴關韓絳用种諤謀將以兵取横山逵曰諤狂生耳朝廷以家世用之过矣他日敗国事必此人也絳与逵設出兵逵力言其不可使慕府与逵論难逵曰此弄不惟无功恐别生他变貽朝廷憂絳怒奏逵沮軍事故有是命　命陝西宣撫使韓絳為陝西河東路宣撫使判官呂大防為陝西河東路宣撫判官絳時治兵鄜延欲通道河東故有是命

四年正月戊子种諤領兵次撫寧堡夏人有迎降道旁者左右欲殺其甲諤曰今為一家即吾人也聽以自隨已丑次啰兀城夏帥都啰馬尾与其將四人聚兵啰兀之北与馬尸川諜襲諤諤諜知之以軽兵三千潜出擊破之馬尾脫身遁去復与其將三人駐兵立賞　諤遣以婦人衣三襲明日遣將吕真率千人斥候大風塵起夏人驚曰漢兵至矣皆潰而去遂城啰兀凡二十九日而畢大小四戰斬首一千二百降口千四百諤始出師知横山有積粟令民兵多輦版築之具往返三十五日所將步騎二萬食官米二斗二升芻六束餘悉因粮于敵　三月癸酉西賊攻撫寧堡陷之　上嘗問宰臣种諤取啰

兀撫寧二寨或聞夏人復欲取之當如何逵曰願速備撫
寧則啰兀无患上曰何也逵曰昔夏人取灵武先擊清远
然後灵州失守今撫寧地平而城小戍兵不多萬一用前
策則又先取撫寧撫寧破啰兀隨之矣上泳以為然未及
往備而撫寧已陷遂棄啰兀　三月己亥上問執政以啰
兀存棄王安石曰築堡則致寇今撫寧新陷之後士氣沮
怯乃于虜界中作堡又必致寇以沮怯之乘當力爭之寇
則其生变必矣況又陝西又力疲困难于供潰乎　上曰
啰兀非不可營但斧事倉卒為非安石曰三代之事固未
及論但如李牧犹勿肯速爭小利蓋善用兵者其節短後
不再籍粮不三載若誠出此則啰兀小利自不當營非特

出于斧事倉猝也今人才未練財用未足風俗未变政令
未行出一令尚患州縣不肯服從則其未能兼制夷狄固
宜云云　上悅及是遂棄啰兀　丁未吏部侍郎平章事昭
文館大學士韓絳罷相以本官知鄧州制詞責絳云聽用
匪人違戾初詔統制亡狀綏懷寡謀暴興征師泳入荒域
卒伍駭擾橫罹轉戰之傷丁黃馳驅重疲齎餉之役边書
旁午朝廷震驚翰林學士元絳辞也　初朝廷命絳宣撫
面授攻守二策而樞密院不知文彥博意絳密授上旨恐
无功并任其奏責請為畫一以付絳而无發兵約束王安
石亦乞不預边事西討方畧一以委絳　四月癸酉檢校
水部員外郎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种諤為賀州別駕

初王安石論謀當次責以慰謝関輔人心請置之廣南
上曰須謀離陝西于是再責　五年正月辛巳朔巳丑詔
廊延路經畧使赵高詢問降羌如有願歸夏国者先巳名
聞諭路準此仍諜宥州令于逐路界首交割知原州种古
言招降蕃部可用為御尊不當問其願歸蓋漢官多惡蕃
部恐迫脅令歸即反害恩信　上曰如王廣渊計但欵遣
歸蓋廣渊与韓絳不相能安石曰今絳已被斥苗得蕃戶
陛下亦必不以此為功縱遣去不復加絳罪不知廣渊為
此何意上曰欵表見絳所為皆非安石曰陛下但當論利
害不當探人未必然之私意臣愚以為万今所急在知将
帥之情以直御之使不敢偷惰欺慢然後边鄙可治人主
計事當先校利害若利害果合如此恐不須妄疑其人心
有所挾如此則人人各懷形迹孰敢復為人主盡力非特
臣所懷如此前日執政大臣例皆如此今日計事　陛下
尚疑有傾韓絳者則誰復敢不避形迹為陛下計事　上
曰王廣渊每事輒言宣撫使過失安石曰陛下不當怪廣
渊屢奏宣撫司过失方慶州兵未要廣渊數為韓絳言如
此後使兵士非便絳屢訴數廣渊以為不忠而陛下亦疑
廣渊後果為廣渊所奏廣渊反降兩官廣渊豈无能
心内有不平之心則其言是然如此陛下以种古為曉蕃
情今令問蕃人願歸聽歸豈有蕃人不曉蕃情者种古但
云可為御尊即不知如此人乃能為賊卿尊今若推恩問

願留者留去者去即留者皆為我所用去者亦足懷惠异
時討伐固宜有為内應報德如食秦繆駃馬盜秦益侍兒
之類則我雖遣去未為不得其用也　二月辛未河東經
畧使刘庠言被旨取問願歸夏国人姓名今具條上詔不
須俟夏国議界至官到界止拠所奏願歸蕃戶于麟州相
宿州照会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四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五

神宗皇帝

取洮河蘭会上

熙寧四年八月著作佐郎同提舉秦州西路蕃部及市易
王韶為太子中允遣僧智緣乘馹隨王韶驅使仍賜銀三
百兩置洮河安撫司古自謂賽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蕃
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並令王韶主之調發軍馬及計置粮
草即令秦凤經畧司應副韶以董氈未征多与僧親善而
僧結吳叱臘主部帳甚重故請与智緣俱至边初韶言初
置洮河事止用為易息錢給招降羌人未尝輒廢官本又
彦博曰西番脆弱不足收安石曰星罗結等作过秦州乃

不能捕況有豪傑能作文法連結党与者哉亦豈得言其脆弱也彥博曰西人不能立文法安石曰哺厮啰魚角蟬乃能立文法此已然之效也非徒如此若為夏人所收則為患大矣彥博曰既收為內屬彼有警急恐須救緩安石曰彼今不能合為一尚能自守不為西人所并今既連結則自可相救援不必待官軍矣若能為我屏扞則雖以官軍援之亦所不計況又无此理馮京吳充皆曰此等事未經延州相度上曰延州必不槩如此不須行下今当如何措置安石曰必須別為一路如麟府軍馬司上曰須如此令得專達安石曰仍当絹十萬緡錢委之市易令兵馬事則取經畧司節制撫納蕃部市易司則一面施行　十二

月中書樞密院同進呈詔奏俞龍渴及汪奇巴等奔種內屬乞依已得朝旨除俞龍渴殿直蕃巡檢又分其本族大首領四人為族下巡檢既分為四頭項自此可令不復合為一免点集作过又乞除汪奇巴殿侍秣邦山一帶巡檢上曰如何便言奔種內屬王安石曰不知如何不謂之奔種內屬上曰須点集得方為內屬彥博曰分却俞龍渴下人作四頭項恐俞龍渴不肯又言未須与殿直与軍主恐見得力蕃官觖望生事安石曰分為四頭項既責任王韶必有斟酌朝廷何由遥度不知蕃官如何便敢觖望彥博曰如韓絳厚蕃兵便致漢兵作过　上曰此事不類令悉依王韶所乞　五年二月丙寅观文殿学士吏部侍郎知

鄭州呂公弼為宣徽南院使判秦州郭逵判渭州上諭中
書曰公弼在河東当五路出師倉卒制御有方故使伐逵
恐王韶生事則委之鎮抚　丁丑郭逵奏聞王韶招俞龍
渴甚屈辱上謂執政曰韶所奏乃与逵不同乃詔逵分析
時經畧司已逮捕元瓘送秦州獄鞫抎用示易錢賍狀未
竟也其後安石進呈逵分析韶招俞龍渴事上曰乃无屈
辱須差官勘韶并此事合勘　五月辛巳詔以古渭寨為
安远軍以王韶兼知軍古渭唐渭州也自至德中陷于吐
蕃至皇祐中始得其地因建為寨　上將恢復沙隴故命
建軍為開拓之漸　庚寅青唐大首領俞龍渴為西頭供
奉官仍寵以階勲賜姓色名順　辛卯王安石以王韶書

進呈韶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口　六月詔
权通遠軍都監王存等五人各減磨勘三年初奄東熟戶
久不順命招呼不至王韶遣存等破蕩而秦风路經畧司
以聞故賞及之初設賞王安石曰方欲創事宜加厚文彥
博曰打族帳与軍賞格不同难用軍賞上曰惟賞无嘗輕
重視功蔡挺曰比捉賊賞未為厚以此捉賊則其勞績豈
不过于捉賊乎上曰王中正言洮河以西未有朝廷明降
指揮許招納蔡挺曰乘今　地敢有言退者斬賊乘高
下戰官軍稍却韶親擺甲麾帳下兵逆擊之賊乖潰走获
首虜器甲焚其族帳洮西大震秣邦山可一斉而定会木
征渡洮為之声援餘党復集乃令景思立王存將涇原兵

由竹牛路嶺南兵路張其軍声示以不疑而韶潛師由東谷路徑趨武勝未至十里遇賊破之瞎葯等棄城而夜遁大首領曲撒四王阿珂出降遂城武勝　壬辰改武勝軍為鎮洮軍高遵裕兼知鎮洮軍先是遵裕以慶平堡兵夜行晨至野人関羌人旅拒引親兵一鼓破之進營武勝城下羌乘渡洮馳去遂拠其城王安石洮西為内地武勝更移市易即又為都会洮河拠夏国上游足以制其死命吳充建議以為師屯暴露粮餉間関生民之勤由此未艾宜委王韶招誘木征以城还之授以官爵令自守岷洮領部族長為外臣不又留兵絶塞列置郡縣屈力費財上不聽十月戊戌改鎮洮軍為熙州以鎮洮軍為節度軍額分熙河洮岷州通远軍為一路置馬步軍都總管經畧安抚使十二月詔賜王韶御製攻守圖行軍環珠武經總要神武秘畧風角鳥占四路戰守約束各一部仍令秦鳳路經畧司抄録　六年二月丙申王韶克河州　三月丁未熙河路經畧司言二月丙申二十二日克復河州上謂王安石曰非卿主謀于内无以成此時河洮岷州雖共為一路而寔未復韶方圖進兵上手韶令所設不須申覆及上奏亦不又过為詳謹防事　四月乙酉熙河路經畧司上河州得功將卒三千七百二十七人詔每获首一級賜絹五疋于是王安石白上士氣自此益振要当養之而勿傷尔文彥博曰使更不怠則南征北伐將无不可矣上曰古人謂

奔事則才自練此言会破竹之勢正可厚以金帛官職招
納然王韶新摧沮不敢開闢擘畫須朝廷喻意仍令中書
密院諭意王安石言將帥事事指教關防不得又得有智
畧自肯建功人乃可帥為將帥上曰如何得如此人安石
曰豈患无人但患知人未盡若陛下盡知人之道御之不
失理則人才自出如王韶被朝廷三度疑其為盜若尚氣
節自免去久矣安肯復黽勉到今功名如夢幻氣節之士
豈肯摧氣節以就功名朝廷遇人如此即未有以致豪傑
之士上曰既被人誣罔須与辨明安石曰被人誣罔須与
辨明誠是然陛下前出手詔專委密院指揮令市易司息
錢別封樁蕃戶料錢以省　陛下以為人言市易司錢无

息錢言此事者必有其人陛下後來既知言此者非寔即
未見陛下行法上曰郭逵便行遣安石曰郭逵若但膚受
浸潤雖百年无害今所以不免行遣乃自逵自作孽至于
不可復容故也臣以謂人主用威福所以操制奸罔不必
待其自猖獗不可復容然後行法也　七月庚寅王韶為
右正言直集奏院权管勾秦风路鈐轄高遵裕為引進副
使落权字進士王夏為江寧府法曹參軍韶等並以招納
蕃部特推恩而夏者韶母弟也上欲慰其母心故先及其
弟　八月甲申管勾秦风路沿边安抚使王韶等言收復
武勝軍詔具合修堡寨處所以聞其蕃族所委牛羊有屬
降人者並給还或已支用者償其直先是七月詔奔兵城

渭原堡遣將破蒙罗角遂城乞神平破秣耳水已族賊時
處高恃險諸將欲置陣平地韶計賊苟不肯捨險離巢穴
速聞別我師又且投歸而師已入險地則當使險為吾所
有乃徑領師至秣邦山踰竹牛嶺壓賊而陣下令曰兵置
是也安石曰奔事則才者出不才者困此不才者所以不
樂奔事也　庚寅熙州洮河浮梁成賜名永通橋　六月
丙子上謂執政曰昨洮西香子城之戰聞官軍貪功有斬
巴氊角部蕃兵以效級者人極嗟噴此為害不細不可不
察蓋李靖陣法以漢兵為一隊蕃兵為一隊用人如此自
无紛乱可令王韶詳度具條約以聞王安石言武王用庸
蜀微盧彭濮人但為一法今欲用夏變夷則宜用蕃兵稍

与漢同与蕃賊异王珪言当別給衣為号上疑別給衣費
多安石曰今欲用夏變夷又先用其豪傑所謂蕃勇敢者
既收其用豈可惜費計比招軍其費亦不為多蕃勇敢既
樂為用則其餘漸皆慕嚮樂為用矣　七月己未熙河經
畧使王韶言奉旨令臣功將士卒往視河州修臣城欲令
景思立管勾涇原兵馬而委臣就本路擇禁卒蕃兵弓箭
手五千及秦风路先差下策應煴壯三千盡以付臣為思
立後継若有警急即專留思立修城臣不妨退軍應接上
善韶策遂如所奏行之王安石曰韶策誠善若声言應接
河州遂自洮西由洮岷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乃用兵之
至計既而韶果以兵穿露骨山破賊如安石所料　八月

乙亥王安石以王韶書進呈韶言洮西事云但恐臨時制不在我則无如之何上怪韶有此言僉以為韶忌景思立上曰將師多不能容偏裨稍有功即忌之韶方欲与事恐不宜如此安石曰韶頃為高遵裕所害然能容遵裕韶似与餘人不類不至不能容偏裨亦恐远方情有不得以自竭中書言王韶景思立入河諸羌皆降王安石等請率百官称賀上曰河州前已收復但未城守此亦廟堂之謀將帥之功于朕何有安石等再三陳請以為熙河之功近時少比陛下神筭前定奔无不克祖宗以来每下州縣例皆称慶上犹不允安石曰中外傳河州事多端称賀則人情釋然請俟修河州城畢入慶從之初王韶自以兵穿露骨山南入洮州界破木征弟已氊角盡逐南山諸羌木征震恐留其党守河州自將精銳尾官軍伺擊諸將皆欲直走河州韶独思念兵抵城下木征必為外應而四山蕃部得氣且復坌集則大事去矣乃密分兵遣景思立攻河州而特蹤跡木征所在与戰破走之然後抵城下時守者犹以為木征至已而知其非是乃降遂城之　九月壬戌王韶入岷州瞎吳叱及木征未降詔諭以不討虜无所得食而人各献大麦萬石牛五百頭羊二千口并甲五十領于是王安石請償其價上疑此犒軍物不須償安石曰攻而取之服而有之既有之則不宜徒受其献償其價乃所以懷慰新附也上從之　十月詔河州安鄉城黃河渡口至浮

築堡于河之北上曰安鄉城鄯鄖通道也浜河戎人嘗刳木以濟行者艱滯既甚何以來迄故命景思立營之　戊寅詔熙州大威德河州德廣禪院雖各賜錢五十萬設道場為漢蕃陣亡人營福　庚辰熙河路走馬承受入內東頭供奉官李元凱為六宅副使寄資元凱以經畧司捷奏詣闕故也初王韶既城河州独將兵至馬練川降瞎吳叱進攻宕州拔之通洮山路岷州本令征以城降遂入岷州分兵破青龍族于綽罗川通熙河南岷州欽令征洮州鄯廝等皆相繼詣軍中以城聽命巴氊各而以其族自歸軍行凡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復州五闢地自臨江寨至安鄉城東西千里斬首千餘級获牛羊馬以數萬計

呂惠卿墓誌云于是西直黃河南通巴蜀北接率蘭幅員踰三千里當考見今依本傳并書于此

是役也人皆傳韶已全師衆沒及奏捷上乃大喜蓋洮岷迭宕連青唐秣邦山林木翳荟交道險阻不可行韶欲為兵除道乃先遣人以伐木為名令青唐羌為衛以大兵駐谷口鎮之至是可連數騎而行而塩井平州初既築城又拔青唐咽喉之地王安石謂韶謀中机会故所至皆捷云辛巳宰臣王安石等以收復熙州洮岷迭宕等州幅員二千餘里斬获不順蕃部萬九千餘人招抚小大蕃族三十餘萬帳各亟降附上表称賀上解所服玉帶賜安石遣內侍李舜諭旨曰洮河之舉小大並疑惟卿啟迪迄有成功

今解朕所御帶賜卿以旌卿功安石再拜固辭曰陛下拔
王韶于疎远之中恢復一方臣与二三執政奉承圣旨而
已不敢独當此賜上又令舜舉諭旨曰群疑方作朕亦欲
中止非卿助朕此功不成賜卿帶以遺子孫表朕与卿君
臣一時相遇之美也安石受賜常日御垂拱殿是日以受
賀故再御紫宸甲午上謂輔臣曰梁從政自河州至言黃
河之原淺可涉盖不誣也然問之本原未見所出禹貢但
言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不言導河自積石以此知出積石
者特其下流耳安石曰按西域傳河有兩原合注葛蒲海
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中南出積石為中
国河陛下所考禹貢導河不言所自非臣等所及　七年

正月辛亥賞收復岷洮等州功西京左藏庫使桑提等八
人各遷三資蕃官李藺氊納支温王等十一人各遷兩資
蕃僧馬尊等九人給奉職至指揮使俸餘補下殿侍至承
局及減年磨勘支賜各有差既而湜独辞所遷官曰羌虜
畏国威灵不戰而降臣何功而遷官執政曰中人皆受独
君不受何也湜对曰中人皆受必有功也湜自知无功故
不受卒辞之時人重其知耻湜懌子也　三月甲申知河
州景思立走馬承受李元凱戰死于蹈白城乙未上始聞
景思立等敗殁熙河路經畧司具奏也開天章閣延訪輔
臣樞密副使蔡挺自請行上曰此不足煩卿河朔有警卿
當行矣丙辰上批熙河边事亦有安靖之期其湖南廣南

等處可詔章惇沈起早務了畢追还兵馬併力一方庶几
不至乘張則貽大患三月辛丑經原路經畧司王廣淵言
自渭州至熙州運米斗錢四百三十草闈錢六百五十諸
處闕廂軍若差倩義勇之類騷費尤甚必大失生業如支
移粮草乞詳酌所以應副詔劄与王韶吳充建議乞棄岷
州上曰自可守何須棄翌日边奏木征鬼章大兵轉入岷
州上以為憂安石与王珪皆言彼師已老必艱涉險远攻
岷州保亡慮馮京独不謂然已而奏至果如安石等所料
四月己卯岷州刺史高遵裕為岷州團練使旌守城功也
賊承景思立踏白之敗圍岷州蕃僧温遵率容李龍族應
之岷城卑缺守者恐遵裕登西門遣偏將及色順引兵縱

擊逸精兵百餘人由南門鼓噪而出合擊之賊遂敗走遵
裕為容李龍三族應賊而龍氏寔破床州砦度不可盡誅
乃以二十縑募取龍氏一級斬捕几盡丙戌王安石罷相
知江寧府乙未通判河州鮮于師中為祠部員外郎錄城
守之功也先是鬼章使諜紿景師立云木征有數千在踏
白城將來降請逐諸河上思立信以為可取率兵騎往襲
之師中知其詐劝思立不聽遂行師中即治守具師立既
敗鬼章遂圍河州師中卒全其城故賞之置南山堡通会
關于河州丁酉李憲言木征出降詔木征及母妻子令王
韶李憲發遣赴闕初詔还至興平聞思立敗疾馳而西会
兵于熙州謀所向諸將皆欲趨河州詔曰賊所以圍河州

者時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又設伏以待我且彼新勝氣甚銳未可与爭鋒不若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古人所謂批亢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者此也乃以兵直趨定羌城賊知党援既絶且恐斷南山歸道乃拔寨遁去乙酉新築珂諾城前後斬戈十餘級燒二萬張荻牛羊八萬餘口木征率酋長八十餘人諸軍門降王韶言已遣閤門祗候麻宗道等管押木征赴闕思立之衆軍也賊勢漫張而京師風霾旱災相乘論者欲棄此棄河湟上亦為之旰食數遣中使戒韶駐熙州持重勿出且諭高遵裕令退保臨江及是告捷上喜甚賜手詔褒諭曰將在軍君命所不受寧河之行卿得之矣五月甲辰詔熙河路歲計用錢令秦凤路轉運司熙河路經畧司開具元事時各一年收支數申中書自開建熙河歲費四百萬緡七年以来財用出入稍可会歲常費三百六十萬緡是月置岷州荔川床州同川三寨改河州南山堡為南川寨　九月岷州言已立解額乞賜国子監書許建州奉從之　十二月丙寅詔省熙河岷三州官百四十七員留五十七員從經畧使王韶節轉運使熙本請也　八年三月癸巳朔詔分熙河路正兵三萬三千參以弓箭手寨戶番兵為四將其下番軍馬通地远近分隸　戊戌知河州鮮于師中乞置蕃學教蕃酋子弟賜地十頃戈給錢千緡增解進士二人為五人額從之　九月岷州置鑄錢益名曰洮山　九年六月富弼言

秦隴之外数年用兵尅取熙河等五州別立一路闢地進境開拓故彊誠為国家美事然而远近共傳当時赦戮人命不可勝計費耗財用莫知紀極今既立成部分建置官属屯兵守禦各有定制即須所得之地所出之物供足以供膽奈何罷兵後惟聞朝廷自京師輦運金帛盐司從内地支撥粮草自此国家府庫如何供億民間物力如何出办遂使官私俱困得之何用伏願陛下親選无所畏憚公忠臣僚不与其時用事人為党者往彼安視土地可耕否所收物貨足用否人情可安久远可守否俟得其寔然後委二府会議方見經久利害如何若不審行考校但務竭力勞費臣以為末等之家有十金之産者且犹未肯如是況為天下之計哉　十年二月己亥樞密副使礼部侍郎王韶知洪州時韶以母老匄外因抗疏言決里廣源州之事以為大臣図国事不当貪虚名而忘実禍捨远業而先小数執政莫肯聽用每聞臣言則必以熙河事折臣然本欲不費于朝廷而可以至伊五廬甘初不欲遽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廣費以自累也又言李憲欲聚兵六萬人為攻討計臣以為用兵不如用寡兵多則与粮競兵少則与敵競韶知空開边以軍功至執政乃專以勤兵費財帰曲于朝廷上不說故出之（王安石以八年二月復相至九年十月罷判江寧府樞密吳充為相）五月壬戌李憲為皇城使徐禹臣等七人轉官減年循資有差先是冷鴉朴誘山後生羌擾边木征請自效中以為

不可憲曰何傷羌戎畏服貴種其天性也木征盛裝以出
諸羌聳視皆无鬬志我師乘之获級生降以萬計臨陣斬
冷雞朴董氊惧因作旁行書喻之遂遣使入貢　十月壬
午詔观文殿李士戶部侍郎知洪州王韶落職知鄂州韶
謝到任表云為貧而仕富貴非李者之本心与時階行功
業皆丈夫之餘事又云自信甚明独立不惧面折廷爭則
或貽同列之怒指摘時病則或异大臣之為以至圣論時
有小差臣言未嘗曲徇又云陷人君于不義莫如退縮又
云曉然知生死之不迷灼然見古今之不变通理盡性雖
未能達至道之淵微立言著書亦足贊一朝之盛美侍御
史知襍事蔡確言韶表皆怨憤欲歸过主上而妄為自潔

之辞乞行黜責故有是命韶既罷樞密主動頗不常上法
身三門一篇且云發明自身之李一曰鴻樞独化之門二
曰萬灵朝真之門三曰金剛拒力之門又摹印徧報宰執
人以為病狂　元豊元年十月戊辰經制熙河边防財用
司言四州軍依朝旨標撥官莊田外乞于近城各更擇沃土
上腴地二十頃為營田專差使臣等管勾從之　三年正
月乙亥經制熙河路边防財用司言置司以來寔收利入
元豊元年四十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六貫石二年六十八
萬四千九十九萬貫石（朱本削此今從墨本）　四年六月己卯洪州
言知州观文殿李士正設大夫王韶率輟視朝謚襄敏韶
為人麄獷用兵頗有方畧每召諸將指授不復更問所至

輙捷嘗夜卧軍帳中前部遇敵矢石交下呼声震山谷侍
旁者往往股栗而韶鼻息固自若然熙河所奏多欺誕殺
蕃部老弱不可勝計軍以首級為功韶交親皆楚人多依
韶以求任韶分屬諸將畜降羌老弱或殺与其首以應命
既病疽發皆洞見五臟亦其報也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五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六

神宗朝帝

取洮河蘭会下

元豐四年九月丙申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九月乙酉收
復蘭州蘭州古城東西約六百餘步南北約三百餘步大
抵自西市新城約百五十餘里將至金城有天澗五六重
僅通人馬今招納已多若不築城无以固降羌之心見築
蘭州城及通固堡李憲又言乞建蘭州為帥府以鎮洮為
列郡並從之　五年正月辛亥宣慶使宣州觀察使入內
副都知都大專切經制熙河路边防財利事李憲為涇原
路經畧安撫制置使四方館使　知蘭州兼熙河蘭会路

經畧安撫副使李浩兼权涇原路安撫副使　二月乙亥
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相度通远軍去定西城路為便乞
自女遮堡以西隸通远軍龕谷寨以北隸蘭州從之　五
月丁酉李憲請發関中民運粮蘭州為五月之儲朝廷將
從之王安礼言臣聞灵州之役役夫被斬直立而不動彼
固不畏死奈何以死恐之今関輔以西丁壯轉陡物價昂
貴乃欲調难用之夫輦至貴之物横絶賊壤未見其可臣
窃料蘭州戍兵其数未多固可以守則見粮犹足以為用
以為不然則適足餌寇願陛下俾憲自調之憲果以為难
其後改用卒夫以時運之　六年二月丙辰洛苑使熙河
蘭会路鈐轄王文郁為西上閤門使知蘭州代李浩西賊

圍蘭州数十萬奄至浩閉城拒守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
騎兵不滿数百安可戰文郁曰賊乘我寡正当折其鋒以
安乘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全合肥也走馬閻仁武曰
奉詔令守不令戰必欲啟関当効文郁曰今拔城而出以
一当十势有萬死豈畏効哉况守則有必死之势戰則有
可乘之机堅請不已浩許之乃募死士七百餘人夜縋而
下持短刃突之賊乘驚潰爭渡河溺死者甚乘収其所虜
入城中時以文郁有慰遲敬德云　七年正月癸丑手詔
李憲得来奏以蘭州境内賊馬屺退賊傾国而来彼費已
大洎入漢境盤洎旬日卒无所得大乘傷夷而帰在我已
収全功矣宜遍諭諸將勿以不能尾擊多斬首虜為恨

二月戊子手詔李憲得回奏淺攻擾賊春耕若如所畫理固甚善所未可知者我兵出境非十餘萬乎果可以致傾国点集否文天都小老苟聞大兵之出果不震驚奔駭渡河而肯置之会州之側使我得以招携否使上件聚落如我所料團聚不散則所謂二十二鈐轄者果可以一呼使之改杜内作否此事首尾恐未詳密則不若且如去年三月中及暮秋李浩苗履楊吉等出寨已見事驗為忽往倏歸之計甚便宜審圖之　癸巳李憲言子設漸可驅使乞一隨行差遣庶可倚信上批特差彀充熙河蘭会經畧安撫制置司勾当公事又詔憲近挺具析到熙河岷州通远軍及熙河州擬修三関堡合用守禦器具萬数非本路可办今擇甚緊急要用者先次發去仍令憲督促役兵修治城壁大河結凍時月空隙无逾百十日寸陰至為可惜理須上下竭力俾功作日見程緒乃所望也

朱本增入新本削去大河結凍非二月末所當云更詳之

九月辛丑經制熙河蘭会路边防財用司上歲計合用錢帛粮草詔歲給二百萬緡以本司十案息錢川路苗役積剩錢續起常平積乗錢各二十萬緡榷茶司錢六十萬川路計置物帛赴凤翔府封樁錢三十五萬陝西三銅錢監錫本脚錢二十四萬八千在京封樁券馬錢十萬裁減汴綱錢十萬二千統自来年始戶部歲給公挺関送侯元豊

十年終令經制司具支在數以聞　八年三月甲申景福
殿使武信軍留後入內副都知熙会河蘭路經畧安撫制
置使李憲追入內副都知武信軍留後應熙河蘭会路差
遣並依旧以憲遣將討賊有功特免勒停安州观察支使
管勾机宜文字鍾傳除名勒停彬州偏管東頭供奉官閤
門祗候書寫机宜文字李宇追閤門祗候右侍禁点檢文
字蔣用左班殿直熙河北関守把兼置司譯語米安並追
一官罰銅十斤免勒停左班殿直皇甫旦除名勒停南安
軍編管在左侍禁通远軍榆木坌延檢西何貴西頭供奉官
熙河路盜牧所指使張守營降一官免勒停憲等坐奏边
功不寔下御史臺劾憲三問不承臺請追攝詔用乐證結

案至是奏案特責之
詔用乐證結案乃去年十二月辛未今依朱本并入此
旧録李憲傳哲宗即位会臺劾皇甫旦獄具憲奏事异
同罷內省戢事降永興軍都総管先是神宗委憲招納
董氊断夏人右臂憲遣皇甫旦使氊氊犹与旦报不寔
故連坐責新録辨曰按皇甫旦事与神宗实録所載不
同今以实録删修新録李憲傳初詔憲間諭阿里骨結
回鶻達靼以撓夏人継而憲遣右班殿直皇甫旦捍二
国首領赴闕復命賫詔諭董氊阿里骨出兵憲恚事不
出已奏旦难以集事必无可為之理与初奏不同旦入
番為青宜等所遏止拠山寺不得前又妄奏获賊功状

上察之命追旦付臺獄遣御史就劾憲獄具罷內省戢
事降永興軍路總管新旧傳並云降永興軍路都總管
拠寔錄乃云應熙河蘭会路差遣並如旧六月十六日
乃責永興軍路副都總管新旧傳皆誤也
戊戌哲宗即位　壬寅景福殿使宣州觀察使李憲復領
武信軍留後前此憲率師渡河討西夏自水波汴龍井罗
合川轉戰斬首四千七百級虜获牛羊駞馬器甲凡八萬
餘里至是賞之　五月壬寅詔以築熙蘭通远軍城堡成
賜熙河蘭会路經畧安抚制置使李憲銀絹各一百五十
匹兩权管勾熙河蘭会路經畧安抚使权發遣熙州赵濟
絹銀各一百匹兩仍各降詔奬諭　六月戊寅詔延福宮
使武信留後熙河蘭路經畧安抚制置使李憲差充永興
軍路副都總管以疾乞罷故也
此必有故也三月一日憲追入內副都知武信軍留後
應熙河蘭会路差遣並依旧今乃責永興軍路副總管
也
元祐元年正月辛丑詔朝散大夫監在京皮角四場庫務
孫路朝奉大夫权提舉清河輦運穆衍相度借置熙河蘭
会路經制財用事
時執政有欲棄熙河者留議未決或謂衍曰此行可以
自致不然反為累也衍徐对顧利害何如尔王事靡盜
遑為身謀还朝請以經制事还轉運使條罷為公私利

害者二十七事歲減費一百九十餘萬緡因与路更論
爐事路以謂蘭州棄則熙河危熙河棄則関中搖動唐
自河湟不守吐蕃一有不順則警及国門逮今二百餘
年非先帝英武其孰能克復今一旦委之无厭之虜恐
不足以止寇徒滋後患尔熙蘭卒不棄衍与有力焉此
挺張舜民志穆衍墓刪修更須詳考
二月壬戌司馬光言凡天子即天位地一新滌瑕蕩穢小
大无遺　陛下誠能于此踰元改元之際特下詔書数其
累年不来賀正旦生辰及登寶位等不備之礼嘉其吊慰
祭奠告国母喪進遺物之勤曠然推恩盡赦前罪自今以
後貢献賜予悉如旧規廢未指義合浮圖葭芦吴堡安爐

等寨令延慶二州悉加毀撤除省地外无係夏国旧日之
境并以还之其定西城蘭州設者或謂木花麻所居赵元
昊以女妻之羈縻役属非其本上欲且存留以為後圖犹
似有名禦夷狄者不一而足俟其再請或留或与徐設其
宜亦无所傷至于会州尚在化外而経畧司遽称熙河蘭
会彼疑中国更有闢境之心不若改為熙河岷蘭経畧司
如此則西人忽被德音出于意外雖禽獸木石亦將感
動況其人類豈得不鼓舞抃蹈世世臣服者乎　丁亥詔
熙河蘭会路経制財用司其本路財利併入陝西轉運司
如有合措置事件速具聞奏其熙河路合得錢物許兌那
應副即不得將充別路支費経制司旧官候交割運司方

得離任仍于本路朝廷封樁內支撥三萬貫与刘昌祚充
經畧司準備支用從昌祚請也　七月辛酉措置熙河蘭
会路經制財用孫路言蘭州定西城一帶新边地土除已
招置弓箭手外有曠土萬頃夫嘗修築堡障而有賊馬抄
掠之虞請自蘭州東関堡東修完質孫勝灵設耕三堡及
于禹減六族中心悶竿灘內定西城東王楼山各築堡設
耕差那人兵与本地分弓箭手相兼守禦詔刘舜卿相度
如何修築即漸次興修　丁丑措置熙河蘭会路經制財
用司言本路五州軍穀價甚貴蓋自軍興之後旧田或廢
新田未闢田地產全少請懲客人邀求厚利及銀絹塩抄公
拠價又平和經費漸省仍著為令從之　四年八月己亥
改熙河蘭会路為熙河蘭岷路曲周雞擇依旧分為兩縣
從河北路都轉運司提点刑獄司奏也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